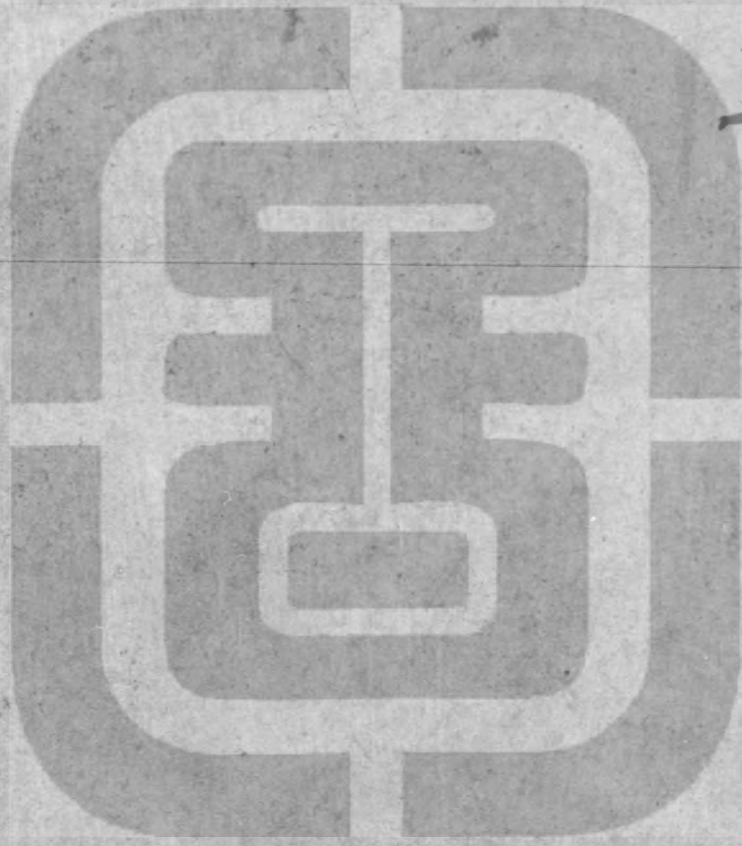


中
算
集

劉
敏
中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一



劉敏中撰



賦

勵志賦

余讀書既冠殊拙於生理其於求田問舍之
事遼然不知也然給養之資日以艱窘恐以
貧乏累其志氣乃作勵志賦以自勉其詞曰
吁咄哉何天之生我也倍然而有知既不能粹我以超

然而智兮又不能愚我以朦然而癡自親生之膝下兮
固亦知愛敬之日攷元氣假我以五常兮父母鞠我以
恩慈逮總角之嬉戲兮導我以文字為學之規既庭訓
之祇受兮亦學禮而興詩信聖之不我欺兮日是誦而
是師知仁義之為美兮以忠信而自持紉秋蘭以為佩
兮服薜芷與江蘼審先民之行為兮獨憤然而永思既
踊躍以欣慕兮亦慷慨而傷悲彼臯陶之在上兮既帝
載之克熙釋耒耜以天下自任兮永徽烈乎商伊辭傳

巖以即相兮豈時運之或竒也哉夫何三閭之憔悴兮
沈溺乎江之湄賈誼條其軒舉兮忽長沙之棄遺嗟小
人之紛擾兮莫不移世以阿時既靡靡以自安兮亦賄
賄以相危恃其志之已得兮惟倏縱之日滋苟一時之
榮耀兮寔萬世之唾也茲既通塞之異軌兮何清濁之
不可力而推也蹇余生之不辰兮抱寸誠以孳孳企古
人之悠邈兮喟遑遑其欲追擬修名之屹立兮以聖道
而自期春與秋其代序兮日月忽其若馳翔世途以徘徊

卷一
徊兮撫斯文以嗟咨時既與我齟齬兮事與我而相違
學澶漫而未精兮形瘵弱其神疲顧生資之迫狹兮慮
給養之莫支余既不能規規於田舍兮又不能求龍斷
而登之望朱門而將進兮無愉色與妍辭願得羽翼如
雲之我身兮余將薄六合而遠飛又欲浮靈槎於滄海
兮泛崑崙以遊嬉乘天風以越閭闔兮訪王母於瑤池
餌金砂以煉質兮嗽瓊液以生肥跨鸞鶴以為馭兮擔
雲霞以為衣亦知茲懷之不可必兮竟鬱鬱以安歸已

馬哉蓋士於世也窮達否泰詎能極兮姑俯仰而隨宜
幸孔門之可以倚依兮依顏曾以棲遲從衆人之相易
兮保良心而靡移聽天命以升沈兮余終不能若兒女
子之所為也

東山賦

東山者實長白山也自歷城觀之故言東山
時吾友人智仲敬寓迹於茲山之左故作東
山賦以叙相憶之意云耳

歷城之東直望百餘里見雲峯之嵯峨寔曰長白傲然
今古橫絕於層霄崖崩壁削嵐飛煙薄兮變氣候於昏
朝麋鹿遊而猿鶴哀鳴兮木無風而蕭蕭念佳人兮此
留度期會兮何遙想夫君兮安適抑余懷之罔極或登
高而望遠亦沈吟而太息窮仙臺之勝境訪黌堂之遺
迹慨然長歌而悲嘯忽風驚而雲析山泉鳴兮筆雨寒
山光動兮酒波碧發壯懷於塵世飛妙墨於石壁仰蒼
穹兮何言撫丹心兮誰識頓騏驥之駿足戢鴻鵠之勁

翮亦必能掃情而滌思聽其時而自得望夫君兮安至
憂紛紛兮心醉知危樓之幾登越河橋兮再四月蒼波
之東注恨白日之西墜每當渴君之德望君之顏兮空
徘徊把酒挹夫東山之餘翠

奉試後民甸四方賦

運啟明主時多俊民列庶位以咸若甸四方而有因偉
茲間出之賢優加委任治爾攸同之域盡入陶鈞書曰
民罔胥匡也賴君寵綏君不徧愛也須臣共理然英特

之士弗得而用則治化之功曷從而起載惟此故任三
俊以為先肇自于今甸四方而有以以爾瑚璉之秀棟
楠之良抱經世之才者乃稷乃契明撫字之術者如龔
如黃上果純於任使世可拱於平康藹藹盈庭覲爾雲
集之士皇皇莫枕安于斗制之方夫何澤周人物之繁
教被海隅之四外張國勢之隆盛內格邦風之純粹良
由妙於遷賢使之在位有文學有德行以次而升自南
北自東西不勞而治惟賢臣乃能弘聖主之業而君子

所以為邦家之基方國必欲甸也俊民其何舍也以見
周任仁人國果聞於昌熾殷獲良弼邦自底於安綏是
知民區甚遠也難徧於照臨事幾至微也孰知其紀統
必求治效之克即可不人材而與共不然何以䟽詳方
朔云得士則乃昌傳質班生謂惟賢而是用已而公道
無壅俊民必登忠殫兮力竭害除兮利興翕若四方之
作又截然庶績之不凝如是下彰報國之勞咸伸素願
上享得人之逸益介休徵大凡當世之安皆本真賢之

進舜帝以是而大闢於仕路唐堯以是而克明於登俊
方今網羅天下之賢才而甸夫四方功業遠超於堯舜

臘粥賦

原注戲為
智仲敬作

東里先生臘辰入學為諸生設粥以應故事方其為粥
也戒竈厨之神潔錡釜之器屏黜異饌掃除邪味意以
清而取竒物以多而為貴於是勃老庖後臺輿雞未鳴而
先起咸受命而奔趨積薪若山貯水成湖大杓巨盞後
列前敷浙長腰之玉粒瀉小豆之紅珠破霜栗之金丸

屑山藥之瓊膚紛衆材之畢集俾效用於一區方相接
其未久迹難混而犹踈速夫坎離既濟之後庚癸相合
之初翕和氣之回春

一作
雲蒸

破臘寒於須臾乍蚯蚓之一

鳴忽秋蟲之滿廬俄而怒風遠來萬竅號呼撼千尺之
長松響十里之楸梧少焉則驚湍拍堤急溜鳴渠漸威
聲之衰息方訟語之囁嚅復若泣以若叱亦或吹而或
飲忽蓬蓬然告熟恍融蠟以凝酥品色香之殊絕賞至
味之芳腴笑倉惶於公孫陋咄嗟於齊奴彼黃冠與緇

衣方擊鐘以鳴魚雖大同而小異詎可企吾之清虛于
時朝日升陽和舒鳥九烟兮映窓獸煤烘兮滿爐則有
无立齡稚兒青衿小儒若驥之子或鳳之雛咸鞠躬而
來思矜步武之檐如揖先生而登堂各齒列乎生隅比
粥令之一行皆攬椀以挈孟俄七鳴而頰响驚齊譟於
千夫類昆陽之戰酣捲百萬以如無先生熟視撫掌助
聲勢而奮鬚謂吾黨之能事快雄俊之起予顧童子其
何知已鼓腹而奔衢矣先生於是餘勇未歇食思方騁

取穀氣之精華喜漸入於佳境促孟光之舉案方緩帶
而笑領鄙勺飲之孱懦空數杯於俄頃已而玉池之水
生甘詩腹之雷不鳴和暢五神驅除三彭杜邪疾於他
日養浩氣於生平彼東坡之玉糝與吳下之蓴羹較功用
於錙銖蓋未許其同盟况乎周觀之炙孝儀之鯖皆潛
伏於醜毒亦何恤乎羶腥將奔避之不暇尚安敢嬰吾
鋒而抗吾衡也先生乃曠然心平融然氣和舒然而伸
悠然而歌歌曰以不殺而仁兮吾何憂既易得而易足

兮吾何求諒此味之天成兮吾何以酬雖然無用山澤
之癯兮猶可以為肉食之謀也

思蘭辭二首并序

大易稱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屈原著離騷以
香草譬君子有滋蘭紉蘭之語則蘭之見重
于世久矣吾黨張君智甫隱居好古取蘭江
南植之家園月養歲滋九畹可待且命其所

君之室曰楚鄉食飲起居必與蘭對得君子
同德之義若是蘭與人偕重矣然余徒知重
其所重而蘭則未見也乃擬楚詞作思蘭吟

二首貽智甫俟他日醉楚香堂歌以為蘭慰

其辭曰

蘭生兮猗猗其芳兮菲菲山空兮無人水濺濺兮石累
纍楚魂不歸兮夫誰與期儼高潔兮自淑諒無待兮奚
悲胡寸根遠播弗瘁而且宜兮曰美人禮我而不我疑

同臭協德兮尚庶幾愛之兮不見悵余思兮眷眷
蘭生兮修修其芳兮幽幽山空兮無人樹林陰兮猿猴
愁楚魂不歸兮夫誰與儔儼高潔兮自淑諒無待兮奚
尤胡寸根遠播弗瘁而且售兮曰美人禮我而我息我
遊同臭協德兮庶久留愛之兮弗得悵余思兮惻惻

五言古詩

送胡學士紫山

去古日已遠正路多迷踪家說撓六經嘖嘖紛異同繁

音咲雅頌治容銜青紅風雲與月露一字誇餘工譬如
膏肓疾不受砭劑功自非名世賢反正難為功寥寥幾
何時得我中庸公公姿何神秀自是間氣鍾蔚蔚天上
麟矯矯人中龍斯文入掌握造化盤心胸吐辭爛星斗
落筆驅雷風傳寫聖人意秘奧咸開通竒偉出韓柳正大
續軻雄垂紳玉堂上文風變區中賤子生陋壤志學不知
宗北驚駕南轅失計為雕蟲居然守迂僻無由去顛蒙
公來幸一見談咲及從容快意徒仰羨樞衣遽難從明

朝驛亭外凭高望飛鴻

上吏部官

潭潭六卿府從事須良能昭昭貢舉法四海拔精英邇
來數歲間羣才鬱崢嶸賤子乃何人鶚章辱再騰勉強
從計吏北達天子京始謁高吏部獻書頗為驚處以禮
樂事為言案牘輕俄復移秋官眷顧亦屢承但惟棲
宿早不敢伸吭鳴頃聞更變議去留在權衡讀書三十
年區區欲何成

題褚真人畫像

董兵部野莊請題至元二十年癸未歲也

神仙真有無恍惚初未知今看褚君像信有不復疑森
然為起敬清風見頽眉世固有甚難乃爾獨優為乾坤
運華峰曼絕旁無基壁立三萬仞登陟誰敢希千年神
巧在鐵鎖懸烟霏烟霏何冥冥日斷猿猴悲此老緣下上
欲趁孤鶴飛窮冬冰雪合偃臥絕新炊三月餓不死出門
愈光輝豈知老讀書左氏尤精微山空人響絕時擾虎

與罷聖朝重遺賢必欲一致之稽首謝使者不肯蹈京
師此事世共見可見不可追諒惟飛仙骨有此傑異
姿所向雖匪中貪儒足以規何用多變化生貽聾俗
欺

張御史周卿雪中送詩以不一相過見責次韻

荅之二十四年正月

君有山水癖一昔落湘浙浩蕩三年遊寒衝風與雪曾
中太史筆萬怪入搜閱歸來一咲粲頗訝鬢髮白靜夜

孤高吟不覺燭燼滅矍然愈我病慄慄膽內怯雪寒豈
相忘適有不速客遂非諒無補媿使面增熱

賦田潤之經歷家臘月菊

原注真元
元年濟南

細菊含幽姿有約在晚秋金商下白露衆卉皆俗流胡
復冒歲寒爛熳方朱休居然冰雪間乃與松栢儔清貞
入苦節剛介出至柔諒知根性殊越絕獨爾尤念汝實
後時蕭蕭亦何求三嗅成短詠因之以消憂

野歌

平生高穴姿億昔落此間舉杯謝野客浩歌對青山
竹協律呂清響雜哀彈焉知有至音無往亦無還

原注
大德

二年戊
戌歲也

題闔榭軒

倏然兩虬龍怒戰一庭黑須臾風雨過兀爾蒼榭立呀
此耳目觀世事何有極

野亭

野亭望西山一綠開晴蕪亭下江水流不亟亦不徐照

見亭上人巾袂方舒舒勿煩顏成子區區問何居

大德二年戊戌秋再用古風韻荅杜彥明成伯

謙見和

遺音整絕絃墜典尋破壁頭白未聞道坐費歲月歷一

隨簡書命乃爾南復北驚鳥乏脩翎凡馬蔑餘力較技

騏駼後効能鷓鴣側所任非所堪何異火就温惶回失

故步勉強懷媿色偶然兩幽人瀟洒冰雪立欣然肯下

榻新釀馮秋碧傾倒見真賞款曲多暇日微言洗我心

妙理通翔集山田故應在幸不畏乾溢逝將返舊耕脫
此外物役國恩無所報回望空怵惕來曾立於燕音不
歸福外彥明伯謙再和亦復和之何異入城對對田夫
紛紛蟻爭場繞繞蝸附壁十年塵土夢世味亦頗歷憶
昨出京時始見征雁北荒陂入野迥春姿淡無力如今
留他州坐閱斗柄側寒廳靜愁思暮雨黃葉濕諒微熙
奮功顯有勞瘁色侵尋歲聿晚瑣屑事叵立晨興倚危
樓遙望故山碧相期有宿約定復歸幾日人生足離合

樂事難并集旁有能詩仙氣若湖海溢揮毫洒玉屑俗
累非所役一笑傾酒壺為我洗慚惕

貞婦和拉蒙古人寓濱之渤海其夫托郭岱歿

于軍誓曰夫天也天可背乎由是養姑撫遺息

唯謹逮今四十年有司上其行旌其門閭二子

長托克托穆爾次托克托皆讀書有立王瓠山

有序至大辛亥六月二十七日題

婦謂嫁曰歸從一乃天理柰何世降後不恤再醮耻徒觀

三綱缺竟逐一波靡豈伊渤海鄉而有火雷氏精誠洞
金石誓言感神鬼天其可背乎我惟未亡耳鞠幼無苦
辛奉姑有甘旨黽勉達朝夕紡緝代完美悠悠四十載
曾不異其始旌表固有常榮耀非所企偉哉未嘗聞三
嘆敬為起竒效尤可賀超卓見二子

贈山東轉運使圖克坦伯寧

我友安御史好善我不如胷中月旦評予奪八鎗銖自
言與君雅說君日無虛我時欲識君君在外府居原住

時同知山東轉運使

愛而不得見搔首幾踟躕前年天降屯還我

水上廬君來相慰藉鬱鬱古丈夫所見逾所聞我友不
我誣去秋辱新作磊落皆璠璣知君平生學禮義為根

株時當九月尾上計朝王都課以天下最才名動鈞樞

遂登使節崇復此魚鹽區到家春已深楊花正紛敷樂

事吻相合掌中有明珠

原注伯寧五始舉子竭來枉南軒謙

光照寒臞舉杯為君壽謝去口不濡但稱聖恩優過荷
非所圖國用寔浩汗時節要供輸民物喜動搖低昂繫

慘舒上欲國用足下欲民物紓上下各得宜此責誠在
予所以受命來不敢自怡愉我起再拜賀君豈尋常徒
憂國斯謂忠愛民仁可孚秉忠而行仁奉職固有餘願
君保此道終毋替厥初故園有青山歲晚以為娛

佳禽

青林衆鳥集旦夕何喧啾
倏來非予招忽去胡爾留
文采紛莫識宮商自相投
大哉天宇間萬化良悠悠

送蕭經歷

山姿淡朝曦春動濟水道
皇皇祖帳設冠蓋何縹緲
有來象如雲壯觀親翁媪
洗盞拜道左行語遞復遠
吾儕鄙野人公德寧易曉
管公衣冠偉面澤鬢髮皓
時時北湖上僕馬閑且皎
但聞吏誇說模府公甚好
溫醇金玉資清耿冰雪抱
不怒咸足畏不言信可保
其重太山輕其容夢澤小
居然袖手坐公事一已了
却觀獄市中清肅如洒掃
寧聞閭里間猶復有狂狡
寒者日以溫饑者日以飽
循循諸子弟孝友相勸導
感公有如此向天默為

禱公來既已遲公歸願無早乃今舍我去使我腸腹攪
我情顧誠私言語亦擾擾官家事功業求賢甚求寶巖
巖中書堂寧可無此老終知不得留行且澤八表惟有
願且祝康寧復壽考慙書此言以備國史討山野其
雲中吳氏嘗為河東宣慰副使壬寅歲歲饑出
粟賑鄉里李禪詩為徵詩皇慶二年三月二十
五日書于大都寓居之西齋
晉饑秦輸粟謂是汎舟後秦饑晉可忘乃獨閉之糴千

年信史在其咎竟孰孰有無等豐凶彼此猶旦夕聖人
垂格言博施與周急吳侯何英特耻抱貪吝癖維時歲
艱食斗米凌尺璧毅然倒困倉奔走傾郡邑人人舉手
謝不死今乃得嘗聞活千人後嗣封可必終知天祐善書
以為世則

趙子昂惠胡椒以詩謝之

胡椒生南海愈疾號神速悠悠風土隔所致或恍惚嗟
予抱沉寒嘔泄雷殷復窮愁卧餘濕夢寐惟此物夫何

長者賜猥此衰病辱圭撮未可謀磊落忽滿目輕圓蜂
珠小玄瘦鼠李感外辛實英烈中淑乃溫郁緬懷君子
風畏愛不敢忽既將諧吾樂又以進我餽邇來未幾日
頗覺神觀復新湯火始然宿滯冰旋沒行當誇健飯庶
比雪就沃大哉功用殊信乃銖兩足癡人固可笑安事
八百斛我無英瓊瑤負感長愧惡

王黃華以橫幅畫其父東海散人道巾野服坐
長松下崑流泉韻致殊絕題其後

翁本神仙人宜着崑石裏高風邈餘韻益覺世俗鄙寥
然如素蟾淨照松下水黃華三絕手辦此一奇偉嘆息
不可忘是父有是子

送何聰山侍御赴河南道提刑按察使

才難聖所歎自昔從何知豈無甚盛世千年百年期我
公實天生會此休明時公姿何犖犖想見臯與伊仰若
泰山重莫能測高卑望若滄海遠孰從得津涯先民有
遺書爛熳無不窺所適在有用又章乃娛嬉八年御史

金知四庫全書 卷一
府沉沉卧孤巖竟使公議定底柱存網維忽持使者金
謂言西南馳翩翩舊驄馬聊以寫我思公去不可留公
歸亦無遲蒼生久懸望此責非公誰

蓋希顏蛻齋

物蛻蛻以迹人蛻蛻以心是心本虛寂欲蛻安所任豈
知虛寂內而有利欲侵在冉初未覺酒酣與淵沉所以
為學者惟貴資道深涵養既有素本源詎難尋鑿石出
美玉披沙得良金僊僊蟬蛻殼喏喏遺巢禽超然事物

表無愧古與今此為蛻心說請為蛻齋箴

尚志堂

安宅化隘陋正路成阻幽僕御痛瘖死婦姑勃谿憂惡
濕更君下諱疾胡能瘳於此有人焉孤舟劈橫流築室
方寸地隱若百尺楼下連九軌衢輕車引驛駟出入何
坦坦獨坐囂囂遊勢利不得詘貧賤非所羞我豈為三
嘆傑哉真吾儔道果不遠入努力追前修

題梁鄒賈氏足樂亭

乾坤有真樂在我不在物達者乃得之其樂所寓足賈
生信佳士此理久自燭蕭然一茅亭氣歷萬金屋樂哉
誠樂矣我本無所欲

秋蟬堂并序

選部主事襄垣李謙伯溫所居秋蟬堂乃其
大父仲平君金泰和間所築後以兵圯伯溫
營而新之仲平君好鼓琴以道自潔武安紫
山胡公記之甚詳內翰潘仲德來為徵言余勉

書百言于後厥初命堂之意庶或彷彿云

白鳥竊膏血青蠅妬芳鮮擾擾蜂趨甘翕翕蛾就然觸
眼輒敗意堙鬱安所宣空堂一隱几悠然聽秋蟬蟬聲
何窈渺欲和膝上絃物生固異趣理契斯同玄蛻形已
拔俗不食豈非僊以彼塵外姿廓我胷中天漆園乃可
笑妄計小大年豈知彭澤翁獨愛晚菊妍

石仲璋廉訪以避暑詩見示次韻答之

出城遣歌煩洒若脫久疫平生丘壑尚重愛林野僻凭

危時遐瞻覽遂復遠適嗒焉忘憂樂跡與心俱寂日入
元氣回穹影湛虛碧

愛公如清風所至解民疫高軒何容與不厭窮巷僻出
處真兩忘鵬鷃同一適清詩八音作幽眠破虛寂欲往
不能留佇立烟樹碧

送范提領

北風振林臯蕭蕭吹行客離觴淡無味志士肝膽裂竭
來陽丘稅狼籍不盈睫本非蓬蒿人安事此屑屑鴻鵠

臂兩翅萬里誰能掣別後讀此詩可洗心內熱

比德泉

潔固不可濁浚復能有容鑒物無爾私利人豈予功偉
哉泉之德敢不勉厥躬

李御史清甫惠余以研乃端之紫石也肌理潤
而形製甚古所惜者偏足耳然余以意度之使

平之無傷也詩以謝之

旅食無與娛挂眼止俗物此生來端溪故入薦我屋枵

然皤腹偃烟爾秀兩目夫何足不良有口叵自鬻想當
適齊時恐垢蒙咲辱豈從獻王後抱石負深屈應慚失
所衛憂色未肯復三歎復拭之文雅溫可掬終焉不正
立臨几久餽飢遂令陶泓輩妄意希見錄物情固有殊
終始豈敢忽殷勤為文辭毛穎尚可禿慎勿泄我墨獲
誚同覆餗

清甫見和復次韻答之

居誠磊落士過眼不留物我亦偃蹇入衡茆茅華屋夜

寒抱遺編藜火耗兩目枯毫久不濕片瓦孰為鬻阿端
畜君家一昔肯見辱誤傷爾非罪有價吾敢屈諒微希
世珍茲貺未可復當窻試立雲清泚手自掬登函脫嚙
嶮藉紙忘餽飢豈徒光客居自足供日錄緬思忝承之
報效茂絲忽物用有不如坐愧雙鬢禿新篇誠過望覓
腸飫珍餽

鬱鬱澗上松為智先生壽

鬱鬱澗上松靡靡松下草生平賴餘蔭朝夕仰真搵霜

風脫象木蒼然立如傲浩蕩涵雨露四時震枯槁所以
徑寸莖銘荷不知報工師索梁棟弗遠登廊廟繫我植
天墀千載為永好

題武仲經平反卷仲經為提刑書史錄安慶路
囚出獄成寃者一十二人

嘗聞雋不疑治獄多平反平反自喜多第恐獄益繁情
偽淵海隔孰能究其源請觀武黃岡所出皆其寃

書呂幽谷哀辭後諱慎字誠之絳人也自號幽

谷野人博學不仕以道自樂年八十終

潔身利安貞盤礴在幽谷孰謂幽谷中而有光自燭優
游八十歲全歸無不足含毫想遺風其人美如玉

書燕臺陳氏致樂堂卷

諸子皆問孝聖人各言殊言殊理可尋是殆舉一隅孝
無賤與貴而亦無終初此心即親心異體實相孚但使
誠敬足自致樂有餘

讀謝孝子傳

太山謝正卿能盡事親孝父殯猶在室隣火遽回燎原住
左傳音去聲 至孝通神明於此見諄告又嘗吮母疽適道和扁
療再病不可藥刳股得竒效風樹終身悲墓側六年報
子職固有常如此豈易到旌異明典制所重在風教衰
俗頽波委屹立有孤嶠移忠儻可期事業當遠耀

張兵馬美成索幽香亭詩

惟茲歷城南山水足佳麗若得高士眼可作終老計張
君誠不凡處心遠塵世誅茅起亭榭開徑樹蘭惠象芳

亦第進紅綠雜巨細天風一披拂幽香杳無際眷彼幽
香中而有君子致毋令俗物來又復敗人意非常一陳

山東有義婦一首

山東有義婦夫乃秦之郎婦初適夫時羅襦照新粧夫
家徒四壁出門無耕桑婉然安其室紡緝仍薪漿所要
在百年黽勉同糟糠豈期官有役夫當戍襄陽襄陽大
江表路遠波濤長即為死生別割裂五內傷載碩乳下
兒孳孳六歲強須臾離君懷各在天一方君心非木石

胡能勉憂防妾恨不出戶安知君存亡不如隨君往好
惡同在傍慷慨束衣起挈兒遂戎行間關與險阻萬里
涉風霜俄過鹿門山推車兒在廂邊雲下寒日林谷都
茫茫夜黑道路絕潛息野草荒有虎挾陰風怒激河水
揚嗥為震雷聲目作飛電光盤旋視三人意不滿一嘗
突前搏其夫齧去如拾芒婦時不暇畏赴救何奔忙翻
身曳虎足號兒刀速將拔刀走送母小兒亦非常一刺
虎斷脊再刺虎墮腸探手摘虎心虎憤如崩墻妖血雜

腥涎淋漓滿衣裳草木為震動天地為低昂社鬼反山
靈肅肅來蒼惶脫夫虎口下招魂返營房肉以為夫羹
皮以席夫林氣義動三軍繞看皆徬徨勇者失其勇剛
者羞其剛大官共嘆息賞賜傾橐囊奈何夫痛劇十日
竟不昌快意在目前雖死已作償我始聞此事髮凜鬚
髯張由來食牛威有臂誰敢攘怪此婦人手如磔鼠刳
羊乃知精誠至萬物不可當世有臣子心能有此婦良
長歌序本末尚冀覽者詳

題都事于君所藏孫康映雪圖

孤蟾掛松枝積雪厭茅屋夜窓不繼火晝食定無肉脩
然雪中人把書窓前讀不須問勤學可洗萬古俗

失題

學際天人明理同聖賢語富貴貧賤間守謙行所素居
易物皆平持盈人免惡千里莫徘徊始終如一步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二

元

劉敏中撰

七言古詩

送選軍使者

至元太平之六年野蠶吐絲米三錢萬方同入富壽域
無為歿裏薰風弦百官奉職亦多暇雨露但急恩澤宣
精神堂堂折衝萬里外天青日白無烽煙坐令亘古不
臣國稽顙入貢爭相先叢爾東南隅固醜不自憐委命

一帶水陸梁跨橋邊盡翻四溟波不洗從前愆帝曰可
徂征此舉功必全用卒當用勁蒐閱無頗偏使君奉命
來電影飛鳴鞭山東少年勇且健心欲報國知無緣一
朝被選入行伍感慨踴躍皆忻然山林列戈戟雲霞蔽
旗旌弓刀角彊利鎧胄爭華鮮鐵馬屯原頭植立如群
麋當前視其氣已壓江淮壩咄嗟辦此一能事使君忠
幹孰齊肩雍容車騎今言還當有一言聞于天但云士
庶樂為用摧枯拉朽之勢已在臣目前長蛇封豕不足

慮露布岫見來甘泉車書混一兵亦偃應有辭臣載筆

來上平淮篇

原任是年大發兵圍宋襄陽

送親衛軍劉副都萬戶南征

勾陳天仗環紫宮羽林猛士如羆熊將軍超越世無比
帝遣督領專其雄腰金佩玉動光彩大冠長劔何穹窿
門前列戟秋水寒馬上錦鞶朝日紅長安少年氣欲盡
有如燕雀慚冥鴻檢身精慤不自足委節報國銘丹衷
包茅不入楚不共天意久欲警頑聾一夕秋風動江漢

殺氣已滿秦淮東王師桓桓順時散要浮一葦收奇功
我君陛辭即戎事密奉聖旨餘難同霓旌導前錦帕首
攬轡顧盼光生風沈幾遠畧不可識請纓未足言終童
眼中了了見因霓指揮封守如旋蓬行當一掃氛瘴靜
南北混一車書通歸來獻凱奏闕下策勲定見超群公
圖形麟閣表恩寵平生事業能始終應笑為儒列無用
長年營雪悲途窮

送潘景梁之官常州

斷虹閣雨山雲濕岸草離離墜濃碧返照猶瞻苑樹秋
回頭忽作江南客毗陵山水更清雄季札祠傍太伯宮
高節已經千載後試從衰俗問遺風

送王伯儀之官危山冶

迢迢西北風吹起東南客離觴未盡山南歌征鞍已逐
歸鴻發人生出處不可度古來聚散多哀樂君將綠鬢
犯紅塵我坐滄洲搔白髮苦憶君遠樹漠漠危山雲萬
金良璞君自重大璧玄圭他日用

王彥功為鄒平尹以卷索詩

君今為梁鄒梁鄒乃是伏生鄉城頭青山號長白上有
范公讀書堂伏生誠古儒口以墮典傳虞唐范公為大
賢左右文治生輝光想當二公時梁鄒之人感戴興起
孰可忘二公去已遠梁鄒之俗日荒涼問君胡為治化
導乃其方柔剛相濟致始平慎勿姑息梗與強芟夷蒞
崇之懲一勸百理最長風行草自偃實著聲洋洋願君
作邑止如此可與二公之德千載流餘芳

送北人韓飛卿

先生昔踏少年場寶劍三尺書一囊風雲才氣不自揜
憑高望遠心茫茫遨遊四海求知已白日青天誓生死
解裝呼酒洛城中繫筑長歌燕市裏功名未成歲月深
蕭蕭兩鬢黃塵侵喜君如此益自壯關河迢遞愁人心
人生百歲何處好兒女團圓奉翁媪單衣蹇驢歸務早
秋風已滿長安道

驄馬行送李德隆赴行臺監察御史

李御史百鳥鶚千人英用如快劍新發制亦若古鏡無
 迹形三賓外臺幕河北山東俱有聲一辟烏府掾何公
 崔公相歎驚朝廷重邊重選賢才力亦著甘涼城今騎
 驄馬趨金陵慷慨為歌驄馬行原住時臺事在建康丈夫出處貴節
 義義與死生誰重輕君不見張綱埋輪肝膽傾孟博攬
 轡思澄清朝陽一有孤鳳鳴一鳴足成千載名不然從
 事故紙末正可解印還農耕李御史鉄石腸冰雪顏平
 生志願今始得勲業入手知無難過江驄馬人莫測北

風霜早狐狸泣

三山堂為張子京題

原註張號西泉監郡建昌得三山以歸

西泉愛山有山癖行盡江南與江北胷中磊落千萬山
 獨恨眼前留不得最後乃與三山逢平生所歷一洗空
 三山可買况可載歸帆併借盱江風徑來却掃西泉上
 忽見三山屹相向一重一掩皆肺腑萬壑千崑在尋文
 崢嶸太古勢倚天混沌意出太古先崆峒盤礴含衆籟
 呼吸元氣來其間烟霏不散花如霧寒翠空濛濕冠履

更容何物著此間我醉欲眠卿可去竒章東第不復尋
平泉別墅秋草深千年得失存去取可以耳目遺其心

願君久敬如益友不負聖門仁者壽

原註太古崆峒
混沌即三山之

名

王澤歌

東平民王澤以米千餘石布五百端賑鄉閭

貧者李野齋學士為作序諸公為作詩蕭仲

禮持是卷徵予言勉為書此

一斗粟積乃倉一尺布盈乃箱箱盈倉積心愈長願春

不雨秋早霜細民失所歲且荒我粟我布價始翔十出

百入稱所望深扃密鑄夜壑藏下抵四壁上屋梁鼠銜

窶藪不自量動以一毫謂不祥一朝大盜窺爾墻渾舍

性命懸劔鋌坐視其有瞬息亡前日之積今日殃愚哉

若人庸可傷君不見散盡千石與千匹高枕無憂說王

澤王澤王澤豈無取人得汝恩天報汝

春晚山行路中見桃花

顧山道中春已歸東風作惡黃塵飛長紅短白零落盡
雜花狼藉爭芳菲山迴路轉頗幽絕兩樹野桃留春輝
嫣然一咲荆棘裏便有清香襲客衣恨君何苦輕妍姿
惜君不及春風時鶯鶯燕燕時與期西園蜂蝶渾不知
明妃遠嫁沙漠外深溪空谷愁西施行人往來不知貴
一生芳意終依依我行於此偶相值脉脉似欲道所思
碧雲望極青鳥遠獨遠百匝空嗟咨玄都觀裏舊時見
腸斷去年今日詩徘徊良久不忍去下馬為君簪一枝

歸時携酒重相遇祇應片片飛胭脂

野亭

野夫本自野乃以累此亭此亭豈有知汝惟未忘形手
持一盃酒中有山影青青山亦不言相與起吾醒半晴
不晴天氣温欲落未落日脚赤山容林彩不得藏一杯
送我亭中涼

醉中聽智仲敬誦詩喜而有作

眉龐齒白歡頰紅足盤脅聳肩角隆兩手提膝氣吐虹

目晚屋梁頂摩空攫如寒鶻望四野突若驚鷹超絕奔
須臾開口水湧風瀾翻欲與長河東誰知乾坤萬古恠特
氣泄此方寸飢寒膏初謂漢祖大風起次擬荆卿別易
水邈然古意動悲壯慘淡風雲酒樽裏忽吟結客少年
場吳鉤錦帶照座光恩讎生死一語頃凜髮直上鬚髯
張復為廊廟賡歌曲上有明明下穆穆民無天札物無
疵四海一家均五福歛情却作行路難長鯨翻海虎滿
山李白悲歌阮生哭弊車羸馬愁長安酒闌日落風色
黑寒燈耿耿月掛壁微吟轉入楚騷經切切門前山鬼
泣客飲不醉慘不歡我獨起舞叫且謹文章大是寫心
具如君氣象硤砢誰能攀古人已矣不可望一笑逢君
千載上

送滕嵩甫赴京

九重金碧開雙闕日射五雲光曄曄微香浮動紅紅塵
鳳凰麒麟踵相接丈夫分有七尺軀口亦能言足能趨
誰令比地獨不往俛首蓬華甘蠶愚濟南奇士滕夫子

涵如古今經與史歷艱涉險三十秋長才老氣今如此
去年匹馬東南遊淒風短劔隨貂裘山川風土入感激
歸來詩句餘清愁乃今別我京師去翩若驚鴻無反顧
知君久鬱濟時心滿腹竒言思一吐春風旅亭花滿枝
酌酒勸君君勿辭後日春雲隔千里相思無吝寄新詩

送杜書史榮季北上

憶初識君御史府赤鳳石麟照庭廡賞君英發與君遊
不謂緱山乃其父緱山大老文章師平生恨不一見之

阿戎風味有如此一昔頓致平生思後來見子齊西邑
秋霜正凜分司筆剔姦抉蠹入纖毫狡兔不出妖狐泣
去年我君北渚東退食杖屨還相從聽君緩頰論利害
濤瀾浩瀉春江風丈夫宦學如琢玉我為子凡三刮目
子今去我向京師京師大是賢豪窟一顧千金定有人
即看勲業到斯文野夫但學西城柳只辨迎君與送君
七月七日同潘君智仲敬劉深甫泛舟飲華峰
下醉歸中流遇雷雨大作衣盡濕明日呈三子

雲頭黑風飛海沙風邊白雨如懸麻扁舟一葉落中浦
眼前不到漁人家禽魚靜息洲渚暗寒氣蕭蕭明草花
忽乘敗傘展未暇已作橫潰無容逸飛湍走浪乍開闔
時見電影明金蛇疾雷捲水掠舟過雲暗不整舟橫斜
舟中狂客醉膽壯引手欲挽阿香車拊舷叫笑助聲勢
物外寧有張騫槎天應知我浣塵土為濯葛衣洗烏沙

和王詳議處士詩韻

古人白骨秋草枯藐然節義猶蘧廬龍淵化作蛇虺窟
乳稚童牙皆丈夫姓名聞說處士老口不敢詰心掖虛
新詩老筆喜入眼輕財禦寇緩急趨乃知元氣本無間
季末何嘗殊厥初我期斯人如鳳雛百鳥失避竹與梧
我期斯人似初月光焰已射群星踈

趙文甫持洛水儒者李誠甫思忠行卷求詩其
事則輕財赴難之類姑掇其大槩而為之

男兒結髮事姬孔豈甘沒世無聞終闡茸處心常在衆
人先凡馬千與萬馬知渥洼別有汗血種今也威州乃

有豪傑士不待文王策高踵財空鉅萬敦骨肉身起窮
冤解紛冗馮煖甘辭火券名竇郎頓失投繩勇一身都
是仁義氣我始聞之驚且竦衰俗靡靡頽波遠著手誰
能為障壅豈期今日有斯人便合嵩廊佐垂拱更看盡
展濟時具風采一新天下聳不應猶作處士詩大筆勒
名有南董

雙峯詩并序

吾友韓雲卿得佳石高廣纔尺許而兩峯峯

然拔起並秀翠潤可掬几研間尤物也雲卿
題之曰雙峯甚寶之然世有好高而賤卑誇
大而忽小者皆不得其心不造其理者也作
是詩以遺之以為雙峯他日之辨

韓公飲酒不飲客眼中猶見蒼龍角劉子賦詩不賦物
為渠鑿破造化窟君不見三峯插雲海內絕正與崑山
作丘垤君家此峯矗矗不盈尺吾謂三峯乃其匹太始
而來有此質元氣崔嵬入吾室靜晝無人照心碧乃知

世間小大短長相勝無窮極何必圖南為得搶榆失萬里要須同一適西來三叫信筆題韓子不言領其願雙峯忽與霄漢齊

清明後一日西遊諸公見和寒食游繡江韻亦復和云

春山隱隱橫春浦岸上桃花嬌欲語人家臨水籬落幽門外炊烟出青縷三三五五踏青來恰逢天氣霽風霾一笑使我心顏開落花隨入飛香埃尋幽覽勝不忍去

斷腸十步九徘徊溪東督郵風味惡擊鼓吹笙竟寂寞溪南有酒濃于春留當金龜與君酌西望太白橫峨岷醉膽輪困半天落丈夫莫忘平生心氣義未幾江海深功名富貴果何物臨風一曲留春吟留春吟為君訴莫使韶華等閑慕歸時應過黃家溪更為繫馬垂楊渡

濃於春一本作從事良於人

北城泛舟借用昌黎公山石韻

北城日長烟景微落花蝴蝶作團飛青萍綠浪榜歸渡春

深谷口溪魚肥江山佳處豈易得人生但恨行樂稀聞
牕空腹五千卷一字不療寒與飢村肆喚酒為君飲正
有山翁來啓扉欣然就酌鱸銀鯽水氣入腮雲霧霏鵲
華相對兩奇絕南山一帶皆屏圍當檐幽鳥囀新呀何
必更須金縷衣門前過我誰氏子青衫驄馬黃金鞵憑
君且踏紅塵去滿船明月須吾歸

謝趙子昂同知惠梅

原註趙杭人時
為濟南同知

詩仙愛梅愛徹骨夢寐江南烟月窟歷下寒多梅事稀

西園兩樹還驚目多情細揀春風枝把翫頓慰江南思
數枝還許分送我鄭重要作梅花詩白梅嬌怯黃梅瘦
沉水谷瓶春一竇暗香無柰惱殺人小窻酒醒寒蟾透
起來琢句句不神問花不語花應嗔詩仙明日當更笑
不識江南浩蕩春

八年重陽後六日漕司陳知房輔之邀遊龍洞

書于祠壁

我昔與山未相識朝夕倚門望山碧乃今兩足踏山骨

恨山不能言與我論此太初之膏臆但浮嵐積翠杳藹
於前兮雲淒淒而風激激忽風回而雲開兮穿林峻嶺
甕抱而雲合千尺懸岸削青壁黯黯兮龍潭陰窅窅兮
神穴黑若將出光恠而轟霹靂衆賓相顧而無言兮覺
森然其動魄主人乃展白雲之天屏掃蒼苔之石席酌
以兕觥戒以鯨吸發豪興兮萬丈將一飲而千石俄而
紛然解襟頽然岸憤不知酬為主而酢為客而山之與
我忽然而為一兮豈有乎或今而或昔雖天地亦不知
其何為兮况於世之悲歡與失得俄聯轡而歸來後之
遊者尚或發一笑於狂生之醉墨

次韻賦田澤卿假山

幽人在山花滿庭琴聲度竹風冷冷目送去鳥凌青冥
回巒曲岫徃而復何處浮花水流出長安之中有盤谷
我驚造物如畫工游戲長與我輩同故着幻輿巖石中

原註京師田澤卿賢而不仕家庭為假山有峯巒洞穴
之勝瀑流激其中上為六小亭為三橋回互徃來竹樹
掩映芳菲之間甚自樂也諸公皆有贈篇賈待制彥載
曾為徵言于予因用楊損齋學士韻書于後

損齋詩

三峯上下五六亭三橋曲折一清冷松竹落落花冥
冥山林長徃恨不復朝廷一入嫌不出爭似京居樂
澗谷想像賦詩雖未工山水之樂非苟同樂地在吾
名教中

觀拾麥行

去歲秋冬時雨雪不濕面今年春夏交二麥不滿眼各
家仰飢寒愛重甚蘭畹眈眈秀欲齊蹙額庶可展復遭

霜雨作半為風所偃餘者僅能熟狼籍踈穗短缺然田
畝間似不忍芟剪老翁行腰鎌暴露背負炎稚兒推車
力不足老婦隨行手自搗苟使飢腹饜辛苦未死誰能
嫌傳聞縣吏下村去鞭朴但說催征嚴老翁傷心淚先
泣稚弱相着空失色舉頭但聞人語喧荷畚負擔俱汲
汲東隣有寡妻滯穗爭掇拾袒裼手附刃悅首不得息
赫赫日馭停瀝瀝汗雨滴黃埃滿面無人恤飢渴何曾
飲與食近前為問何人家窮困年來如此極我竭我心

力歲歲勤播植恒產未敢期官租不暇給今年天降飢
重我憂戚戚汝亦何因緣受此飢餓厄荅言我本富庶
民平生未省艱與辛一從構得青州禍舉家計業隨烟
塵三年流竈無地着斷蓬飄泊風中根憔悴歸來閭井
改桑田滿目惟荆榛頽垣敗屋重修緝驚魂稍定尋比
隣城中斛粟貴如玉載顧四壁無錢緡朝食南山橡暮
探西河芹昨朝里胥急叩門逼促要輸絲與銀踰垣四
走不敢出意緒恍惚憂紛紛潛來於此拾遺滯敢以口

腹辭辛勤幸圖一飽免溝壑官長豈不哀我貧君不見
朱門犬馬餘梁肉萬庾千倉飽童僕窮歡極樂錦綺筵
日費千金猶不足何當買牛多種田盡力向天祈有年
剝與官中充府庫我亦飽食鼓腹忻忻然

玄鶴引贈琴客張晉卿擣隱

原註晉卿
京兆人

鍾期知音伯牙鼓琴鍾期既仙伯牙絕絃琴亡人去三
千年恍惚逢此子不記伯牙死淋淋元氣在其指正音
再見天地始四旁無人孤月明玄鶴下來山鬼聽山鬼

泣俗耳驚手譜四百操傳心不傳聲千年復一鍾期生

始識有無張晉卿原註晉卿集琴阮譜四百餘百皆精妙

題燕山許文仲餘歡堂

原註取東坡先生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之

詩也

生不治而餒書不讀而愚此外富與官有命不在吾一

堂俯仰吾願足不羨六印歸來金錢撐破屋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三

元

劉敏中撰

五言律詩

至元十一年清明遊舊都南塘呈黃威卿賈榮

甫二知己三首

忽到南塘路萋萋草已深鶯花逢晚景樓閣靜春陰觸

望空多感思歸只獨吟惟應愧知己款曲百年心

蜿蜿紅橋遠森森碧徑深遙山昏野色流水亂城陰燕

去抄花舞鶯來隔柳吟如何行樂地獨抱故園心
楊柳金絲亂桃花錦洞深偶經流水曲絕似故山陰竟
夕窮歡賞歸鞍兀醉吟燕遊償不遂暫慰客中心
春困二首
長日兀如醉閑愁悄似禪暫來拈筆寫却又枕書眠落
絮風餘態飛花舞後妍東樓懶回首雙燕正翩翩
畫出愁中樣如逃醉裏禪不禁花惱思幾被鳥驚眠春
事渾無賴晴窓強作妍多情雙蛺蝶為我舞翩翩

卜平章

早悟程張學遙傳孔孟心披雲捧堯日與歲作商霖曠
步通賢路清陰滿士林中堂介眉酒浮動北山岑
運泰風雲合年豐日月長入朝無滯事退食有清香社
稷憂誠重詩書樂不忘所行惟所學夙意在虞唐

題來水縣尹劉漢臣詩卷首章乃御史中丞仲

公詩也

令長承宣寄幾權輔弼均一言開歲喜百里作冬春圖

治當今日馳教有此人中臺品題在不負甌生塵春圖
錢安思承赴四川提刑副使

憲府同班日

原註思承與予昔日同為御史

吾鄉會面時殷勤百年

意感激寸心知遽爾參商隔居然歲月馳聞君遠入蜀
何用慰相思

題張智甫牡丹讌集詩卷

好古仍好客愛花尤可人栽全洛陽譜占斷濟南春國
色微吟筆天香襲醉巾相看惟老樹寂寞繡江濱

贈鵬舉充鄂勒

居簡仍多藝循華却古心律科高史業詩學振儒林聖
主昇堯日蒼生渴傅霖兵曹聊可遣努力在朝簪

才鑑人難比文章筆有神幾年頭角異三語姓名新去
去搏風翼洋洋縱壑鱗他時黃閣上不似舊詩人

同簽樞密事張子惠於京師私第構一室扁曰

西巖西巖指其鄉藥城西山而言示不忘祖先

桑梓也以卷徵言為書四十字十年丙午六月

也

密省騫孤鷲知君迥不凡九霄依北闕一室對西崑肺
腑紆清賞松楸感至誠門風百年舊氣象日嶢嶢

長蘆李仁甫母趙氏守寡三十年六十三卒無
恙時有為薦聞旌表者趙辭之仁甫兄弟二人

求詩

誰知所天重敢以此身輕苦節終完節辭名更有名青
燈耿虛室白首會佳城欲報天無極哀哀二子情

送王守道安撫之官威茂

投筆風雲動揚鞭羽翼生青山送離別白日照精誠遠
俗聞聲喜同遊羨爾榮慙一杯酒更為老人傾

完顏士慶以安西理問至京師授四川省左右
司郎中君請於宰相得覲省來濟南給傳赴官
其行也詩以送之

官程驚客夢驛騎又駸駸落日旗亭遠高秋劍閣深天
長望雲意歲暮倚門心早晚歸歟好金杯重細斟

寄西野尚書
遠吹流遺響
淒雲弄薄陰
秋隨江樹老
寒入草堂深
多病頻妨飲
孤懷漫廢吟
流萍赴滄海
何處問浮沉

王秋澗哀挽

學與天淵博
名隨事業新
文章早無敵
字畫晚逾神
冥躅追前哲
遺芳澤後人
獨憐秋澗月
猶照玉堂春

挽王朋益

偉器明時出
英聲早歲聞
夜絃鳴白雪
翻入青雲遽失

千金壁空存
四尺墳流風
傳不泯猶足
張吾軍

送張希孟秀才赴禮部掾

冥漠文章脉
來從太極先
欲求寧有得
已絕豈無傳
廓英華表
悠悠土苴邊
愛君千里馬
為贈繞朝鞭
禮樂春官府
清時重選賢
飛翔從此地
昂聳看他年
遠器含餘蘊
橫波下衆川
古人忠孝事
耿耿要君全

題楊朝舜挽章後朝舜先由濟南府判入為集

賢待制除知孟州未至而卒

玉樹瀛洲望甘棠歷下思千金求絕筆萬口詠新詩洒
落何人似詼諧亦我師河陽不肯到空作九原悲

送李伯渥監稅潭州

為別期三歲征商效一官長沙憶卑濕楚甸入荒寒白
雪知音少青雲得意難聲名隨處有努力莫盤桓

春晚洞庭麗秋高湘水深感時傷遠客撫事費長吟鴻

鵠九霄志驂騮千里心洪鑪百煉後精絕識良金

挽尚書簡公

原註字敬之
大同人

志學將期用輸忠可憚勞功成沙漠遠名出士林高

禁承三接華軒映六曹中途鬱遺恨不及一夔臯

徐伯弘御史見過

車馬瞻雲表茅茨自水濱繡衣迎漢使白首問堯萬里

風謠得三生臭味親忠勤有公等愧爾太平

原註以是時伯

弘巡行山東諸郡

和鵬舉冬日閒居五首

賢哉魏夫子吟詠樂潛居筆有千鈞力胃涵萬卷書已

評君若鳳無怪我知魚肯就陳蕃榻時過靖節廬
白日無多事清溪靜僻居陶情五字句寓目數行書敢
望乘軒鶴或如困魚豈為見女態瀟灑愧門廬

開簾媚風日清寂若仙居匱有荆山玉家傳孔壁書形
骸本麋鹿交友任禽魚回首蜀川道陶然愛舊廬
棲迹城中市游心物外居篆煙時作縷蠹葉偶成書仕
顯伏轅驥身閑縱怒魚崢嶸鄉士宅蒲洒野人廬
為病成幽隱如禪學靜君心中惟慕道名下係除書林

美來幽鳥淵深止巨魚執鞭如可富吾豈戀衡廬

題燕處士劉實從義墓銘後

一代耆年望千秋處士名眼中聊遣興身外久忘情有

子迪清範無人尋舊盟高風在寥廓搔首愧平生

原註子彞

授廣從義之訪經歷不就

憶鄭處士

隱者俱承詔斯人獨避名文章成汨沒冠蓋絕逢迎食
粥家人瘦耽書弟子清經旬不見面相憶每愁生

濟南醫學教授王荆玉用內侍荐被召以詩贈之

四海思齋老三年歷下城官聯頗閑冷技術自神明推
轂當途事徵車此日榮即看宣室見端不負平生原註思齋

荆玉自號

范冰壺者故玉壺先生之子以方技進好學能
詩來求言故贈之

名學有餘力妙齡無不能貴聯金馬客清出玉壺冰射

覆追方朔眈詩慕少陵長風九萬里刮眼看雲鵬

聞智仲敬教授歸自曹南

念汝三年別聞今千里歸闈堂鋪木榻植杖倚荆扉日
夕行人歇天長去鳥微病懷渾欲豁回首轉依依

明水張受益掾江淞省蓄古物甚富以搏古稱
自號古齋頃赴調京師除本省檢校過家其行
也以詩贈之

博古仍希古如君古亦稀識窮三代遠疑正百年非久

鬱披雲望俄瞻衣錦歸明朝又南北把酒一依依
來繡江以麥送仲敬有詩見謝次其韻併簡趙

文卿提舉

昔擬攀龍客今同食鴈鄉素懷寧易託良覲每難并遽
枉驪珠重空慚免首輕衰殘一如此那復問才名

未能幽興愜空奈別愁牽悒悒隨耕稼悠悠度歲年江
山回白首煙雨滿青田想見壺中樂相携醉市廛

高唐監郡鄂爾多和托拉系出西域折節下士

讀書樂善士大夫稱之兄弟六人而君為季其父
獨以君襲是職監郡凡三世矣作忠順堂居之

因郡人元恒齋正卿來徵言贈以二詩

系族來何遠文儒夙所耽白眉班在六皂蓋世傳三政
體宜深得民情亦飽諳眼前忠順字元不是虛談
順有當行理忠無不盡心一堂非麗構兩字是良箴事業
皆中出名聲豈外尋家門日光大益覺慶源深

送石仲璋侍御赴河南肅政廉訪使

原註大德四年
之冬十月

矯矯秋天鷲蕭蕭憲府驄光聲滿河右良覲憶山東寥
落客懷惡留連尊酒空相思有新句休忘此飛鴻

次韻荅憲司張文鉉經歷及其屬凡五人見寄
之什

地壓東藩重司分北戶陰人材信灑落詩壘更高深同
作孤羆立相和五鳳吟頃知正始作不為鄭聲沉

出奇如曲逆多辨似淮陰峻削天根夔清連月窟深文
章千古貴情性幾人吟聲色雲霄外何處古價沉

竒貨驚寒日長風破夕陰神交一字重義盡百年深漫
愧齊東語難忘洛下吟不眠搔白首消盡博山沉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四

元 劉敏中 撰

七言律詩

代送宋廷秀員外

妙年勲業不易得今日省闈君最優
 兩鬢春風山映秀一襟清氣水涵秋
 雲烟總屬坡仙筆魚鳥難留李白舟
 此去應將便民策皂囊封上解宸憂

送韓御史彥高賑恤西域仍用安思承御史韻

好語飛傳近使旌遠人先已動歡聲馬頭白草迷邊雪
夢裡丹心繞帝京壯歲勲勞君自得浮雲富貴世空驚
歸期儘擬明年早從此金鑿識姓名

至元丙子初赴上都赤城至望雲道中

曉日曛曛過赤城

原註地名有驛亭

風烟遙接望雲亭

名州事亭

在馬亦名雲亭

好山解要新詩寫瘦馬能搖宿酒醒高下野桃

紅漫漫縈迴沙水碧泠泠人家剩有昇平象滿地牛羊

草色青

十三年秋次韻答友人余時掾西曹

西曹事罷獨登樓塵慮紛紛更暮愁鄉國別來如昨日

京華旅食又今秋簾垂夜雨寒燈細門掩西風落葉稠

翠袖金鞭五花馬可能閒伴謫仙遊

清風白酒香滿樓我酌與子洗閑愁西風遼海一片雪

落日太行千仞秋達人自與衆人異俗事常兼官事稠

安得談天漆園叟相期造物與同遊

霍主事清甫留宿上都宣徽後亭是夜覓酒不

得

窈窕軒窗淨客心
愛公朝市有山林
清風急雨傳秋早
淡月微雲覺夜深
一榻清歡非宿約
百年情話入幽吟
幾時有酒來呼我
剝與燈前細細斟

為茅屋解嘲

昌黎辛苦三十載
始見京師有屋廬
莫笑偏聯四簷草
且圖容蓋一牀書
寒饑暑虐應無慮
坐誦眠吟已有餘
明月不知分配好
一般清影照庭除

東村寓興

野水平坡數點鷗
遠村高樹一聲鳩
出墻白簇蠶初老
滿地黃雲麥已秋
文舉自宜官北海
淵明只合事西疇
行藏了屬乾坤管
一笑誰能獨倚樓

冬至和彥博

原註二十六
年京師作

僻巷無人載酒過
小窻燈火自婆娑
睡方到眼夢還短
事不如心愁更多
官柳野梅春欲動
長庚殘月夜如何
書雲定有豐年兆
願學田翁擊壤歌

送按察僉事趙國寶分司淄青

名高冰葉湖南幕人避風霜憲府驄原註國寶為先湖南道經歷擢監察

御史嘗前論事有論列不違天咫尺澄清還到海西東不畏強禦之風

物情可見分休戚吏治難平是異同飢渴疲瘥正翹首

可能離別惜匆匆

樂御史

雁塔題名接泰和聲華此日較誰多鐵冠獨立風霜表

竹馬猶傳父母歌自薦英才歸大老肯容濁水亂清波

神遊一去尋無跡惟見荒邱蔓薜蘿

留別杜醉經侍御原註公到官不數日而其得請自京還濟南二十七年也

侍御新班趨北闕野夫行李向南州清談不得一樽共

苦雨空為三日留濟水波聲驚客夢太行山色動高秋

他時驛使如相問翠籬旁有白鷗

呈杜侍御時予為臺掾

一入霜臺白髮生且看如此欲何成四知自守神應鑒

三語雖賢衆所輕月旦有評甘下客雲霄無路接羣英

便須及此春前後歸買山田趁雨耕

壽高提學

酒酣落筆寫新新氣節依然年少時渭水久疎垂釣侶

原註公年鏡湖新得放生池原註時上司始以大明湖為府學膳養地故有是句

國人矜式尊黃髮後學服膺肅絳帷壽考康寧是天意

祇因吾道要扶持

吳興卜德甫自江左平失母求之四方過濟南

以詩投余次其韻

孝心行李兩艱難風雪長途海岱間一日亂隨青蓋出

孤飛不見白雲閑窮年淚盡三江水旅枕魂驚萬里山

早晚春風舊桑梓肩輿重喜壽昌還

次韻答鮮于伯幾見寄

舞雩春暖起同遊一逐風塵各異州白髮青燈千里夢

楚雲燕樹十年秋淵明寂寞惟栽菊杜甫飄零漫倚樓

休為長吟廢沉醉只今懷抱不禁愁

次韻答子昂見示三首

自許羲皇遠俗情爭教光價重連城一官何異湖中隱
三絕休辭海內名陸典遺音知有望明堂巨構欲誰成
不才愧我終無益白髮蕭蕭日夜生
肯過窮簷愧素情可堪風雪對寒城東藩自合高軒駐
北渚慚非處士名山鬼來聽七絃作邦人傳誦一詩成
沙鷗也要公相識只待明年春水生

遺情應未到忘情猶愛幽居僻近城夜夢是因寧有說
太初生物果誰名人間白髮何年種世外丹砂幾日成

獨自無言搔首坐篆烟銷盡暮寒生

答趙明叔見寄

耕有田園織有桑西臯遙接玉輝堂

原註公新作牙籤此堂于長清

潤展藏書架碧甃方開洗硯塘此老誰能測高趣我曾
何幸挹餘光近來見說多奇釀幾日容教細細嘗

次韻答衛山齋見寄有序

表兄繡江公歸自華亭且言山齋先生之學
之德之盛為之竦然徐示先生辱貺五詩及

學易管見一編詩則深濶雄麗辭達而情稱
博雅之言也管見則以象數明其體而達乎
理變互伏肖竒正極其用而會于一易之蘊
盡矣嘻學成而人不知君子不為病玄經隱
斷氣微言乎哉謹取五詩首篇韻述答萬一諒不以簡

略罪

故人說子我書空又見詩文有是公地拔孤峰衆山下
源開一水四溟通雄章此日詩聲北古學何年易道東
尚友猶須論千載相望何計馬牛風

湯泉詩

錦州之治西南百六十里海邊有廢城如塊
今謂之桃花島吏民數十家巡檢司在焉出
北門少東城足再舉武平地湯泉湧出西東
凡三池相去丈餘而西池獨盛石甃八角輪
廣僅三丈泉出如貫珠然流而常盈人云天
下如此泉者蓋多恐不至是烈也嘗投生鬻

試之須臾可食近池西北為屋屋中為木池
 連石渠引水以浴非濟以他水則指不可下
 屋背即巨河深澗流泉暨浴水泄焉河自北
 來至泉所折而東逝亦名湯河因泉也余頃
 年為風癢所苦請藥莫驗或言得湯泉浴之
 當已求之未暇也大德癸卯春以奉使宣撫
 山北遼東道六月至廣寧所苦復作未幾遇
 是泉甚喜會百姓訴水害乞食為料理留數

日凡三浴而去比再浴疾已失矣嗚呼誠有
 德哉乃作詩書呈同浴奉使達實公即中蘇
 君彥輝韓從義張禮卿兩外郎以無忘泉德
 且以貽巡檢房中使時修之不致居人過客
 他日有汚廢不治之嘆亦無窮之利也房資
 敏幹吾言當不負云是月望後五日濟南劉

中庵題

地底誰將土鑊然靈源一沸自何年引來餘煖心仍畏

滌去沉疴骨欲仙日浴滄溟暗通氣舟焚赤壁悄無烟
殿初名得京城出九市蘭湯不值錢

奉朝命釋囚山東暨提刑霍君清浦同登登州

蓬萊閣

半夜潮聲撼客床起瞻紅日上扶桑一天雲景相明滅
萬古仙山隔渺茫海市不償詩眼債驛塵空點鬢毛蒼
且乘萬里長風底捲取滄浪共此

何右丞壽日

兩朝恩禮未應疎四海勳名不自居倚重今方在元老
雍容時一到中書黃封勅酒詩成後寶篆凝香客散餘

閱盡羣言無可讀却從三畫究盈虛

原註公博極羣書于易尤邃自先朝

以右丞商量中書省事

上都答耶律梅軒左丞見贈

叅戎初識文章府衣繡重逢海岱邦尚記春波送南浦
不忘明月上東牕相門出相人空羨家學承家世可雙
遺我新詩樹牢落他時何處話灤江

原註昔與公同事兵曹嘗有明月上

東窓十詩頗當公意後每見公輒誦之海岱邦謂公提
刑山東治吾州濟南時也公中書湛然之孫左丞相雙
溪之子博學多能尤長于詩時行省高麗至是
來朝會于上都故有是詩灤江上都水名也

送楊彥寬廉訪致仕歸黎丘原註君行四方誌其山川風土為書

藏于室號四遠堂云

蚤年鞍馬事弓刀晚節風霜凜俊髦四遠向來名已重

一閑今去跡尤高老當益壯真吾事存不知七豈若曹

想得鄉隣候君處黃華白酒滿東臯原註時大德丙午秋九月也

趙方塘挽章原註方塘諱與栗宋宗室也台州黃岩人江南始平徵至闕下奏對

切直稱旨授翰林侍制遷直學士後為直學士嘉議大夫年六十二卒于官始終凡三十年歸

葬黃岩塔山之原

冠蓋當年起隱淪混同南北靜風塵一飛雲路九千里

終老玉堂三十春德比珪璋能取貴言如藥石不醫貧

魂兮剩有歸鄉樂夜赴黃岩月色新

韓雲卿新居有序

灤水上有樓曰江山勝槩樓下有泉曰無憂

雲卿居有之吾又安得無言乎哉

我愛西城韓御史新城樂事總相宜
泉中就啜無憂水樓上閑吟勝槩詩
紅燭瑣牕秋晚後蒼山老樹雨晴時
向來一念無人識說與沙頭白鳥知

由湖亭泛舟抵華峰下作

南洲未了北洲映東水乍分西
水流不盡草花隨遠近相忘魚鳥自沉浮
儒冠誰識蹉跎意杯酒真成笑傲遊
日夕山風吹醉醒雪濤和月撼歸舟

次其叅議韻

小院幽花晚自芳遠簷高樹弄微涼
深杯病後十分淺短髮秋來千丈長
幾日夢魚占歲稔當時騎馬趁人忙
荷香不斷山如畫灤水源頭是我鄉

思州東陽驛廳壁有王黃華詩石刻用其韻

悠悠馬首幾時東坐食官庖底計功得失豈逃當世論
行藏終愧古人風十年往事驚秋鬢半夜微吟荅候蟲
遙憶草堂溪上路綠蓑烟雨正濛濛

次郭安道詩二首

城中無處炎蒸雲水招邀別有朋移我繩床近高竹竹
脫君紗帽掛寒藤心便靜域全消酒齒冷新詩不嚼冰
一朶芙蓉如白雪莫教容易點青蠅

往年朝綬曳宮羅此日江村買釣蓑禪榻鬢絲人事少
竹稍蓮葉雨聲多文章豈有潛夫筆歲月空驚織女梭
聞說今秋足豐稔作詩傳與老農歌

尚正甫由監察御史出為南道勸農副使乘驛
輦母還鄉作詩送之

得失窮通豈偶然看君事業識君賢揮鞭蜀險三千里
懷節江壖十六年歸路正當新雨後負輿還在使車前
官銜未要嗟閑冷忠孝天教此日全

溪塘納涼二首

晚天涼日澹籠雲高柳清風便可人蓬華略無黃閣夢
烟波近與白鷗隣松花影落圍碁局桂葉香飄漉酒巾
憶着功名仰天笑幾多裘馬走紅塵

平湖微雨落輕雲探做新涼借與人僻城蕙蘭芳自好

空山猿鶴澹無隣
草堂甫舍忘言樂
蓬髮何妨塾角巾
莫便佯狂出門去
門前蜀道滿風塵

五言長律詩

大舅魏知事壽

畢萬初興晉穰侯復相秦
蕃昌知有繼業履見惟新
既學方從仕昭先務檢身才猷何藹藹文質更彬彬竭力
扶公室推息及國人典型資潤色政化賴經綸索勵松筠操端為社稷臣
江陝識威武天闕達忠純餘慶歸蘭玉高門踵鳳麟誕辰今日遇和氣一家春
赫赫光華盛綿綿福祿臻只應窻下樹從此賀莊椿

律詩二十六韻壽智先生

積善家傳久遠仁利靡貪肯堂真有力行道復無慙
美秀人難並清純性雅妣瑤林春照日璧月夜明潭
古學期終制前猷每細叅多才追屈宋博學儷僑郊
魑魅降嘲弄乾坤入討探銀鈎飛草聖玉麈疊清談
對客開琴匣揮杯撫劔鐔英聲初外播茂實久中函
昔在監司辟

名非記室堪壯懷元落落衆目已眈眈情偽何勞識難
難亦備諳勇辭新仕版喜對舊書龕鑿徑疏清沘開軒
納翠嵐幽蘭香馥馥修舞竹粃粃尚志希龍鳳何心顧
雀鷓聖朝更化美遐域湛息覃冠蓋詢遺逸山林起負
擔鴈行思拱北鵬翼看圖南祿必鍾論萬榮顏日接三
子方秋介壽我有酒盈甌薄獻庸非敬多言寔匪甘川
流雖學海青出敢忘藍窮達聊雙遣歌呼共一酣異時
能事畢携手訪彭聃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五

元 劉敏中 撰

五言絕句詩

題盤谷圖

何地求真樂歸盤樂未央潮陽應悵望不得共徜徉

口號

竹外花連屋溪邊柳映看山無俗客邀月有芳樽

海棠

睡起怪猶懶沉香亭上時還憐玉胡蝶香夢繞華枝
王克紹所藏畫馬四幅書其上四首

馳鬣爭相先起忽戲兩龍君看盈尺紙上有千里風
二駿馴一奚乘引不敢怒應欲天池回入備六龍馭
一馬蹲欲卧意就一馬駮一馬顧所前所適同所願
當年馳征戰汗血傷駿骨如今華山陽滿地春草綠

題四皓閣

上山白雲間下山紅塵裏天意方祚漢寧得辭一起

干戈與賓客其用等安劉為問平勃功何似文成優

梅

蕭然林下姿獨伴山月冷無人踏雪去臨水看疎影

題招隱亭詩

詩成山花發琴弄元鶴舞昨霄松酒熟一醉醒過午

題少陵醉歸圖

宗武扶醉眠宗文引羸蹇花柳暗草堂日落江橋遠

題牧牛圖

悲歌飯牛客歌苦牛亦飢愛此牧豎兒無愁與牛嬉

題畫馬

鴻鵠搏霄漢蜩鳩狎草萊今看兩騏驎一洗萬駑駘

題寒江獨釣圖

江寒魚不食雪際天欲暮蓑笠一絲風知音杳何處

題陶潛歸來圖扇頭

携來萬里風踏破一輪月見公歸時興滌我千年熱

題白雲扇頭

原註為縣尹季惟肅作

白雲起山足無意自往還更羨山中人長伴白雲閒

雲白山逾青茅屋松桂底幽絕何處境恍墮明月裏

題張生花牋扇頭

屋顛樹亭亭屋下石礧礧門外蓑笠翁扁舟弄烟水

紙上已有畫扇頭可無詩詩畫皆自然清風豈吾私

七言絕句詩

題杜孝卿所藏金顯宗手書甚哉孝之大也六

大字卷

孝無終始乃天倫貴在王家必有尊六字真書初率爾
豈知遺訓付皇孫原註顯宗世宗子章宗之父也
以病不得立而章宗承嗣焉

小兒擊甕圖

司馬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入甕中羣兒驚
懼公獨取石破其甕兒得免

兒墮何知甕水深驚惶莫救亂青衿曝然一擊兒無恙
已見當朝拯溺心

智無長幼見臨時擊甕成仁一小兒却憶神州陸沉日

清談諸老獨何如

題孫氏恒齋卷

倚伏紛更事已多恒齋奈此不恒何瞿塘怒激三千仞
不害平流赴海波

韓義和衛人國初為左右司員外郎有才謀奏
對嘗稱旨俄棄家為道士自號逍遙子集諸驗
方傳於世其姪德旻為作歸隱圖求詩

英才已許致時康勇退求仙亦異常猶覲鑿方能濟世

本來一念果難忘

郵城陳景新賑飢散千石得官不受

入粟除官聞自古况于周急活斯民一輸千石辭官去

今古如君得幾人

題最樂堂卷後最樂堂李鶴鳴名俊民趙江漢

各復各有記元遺山有銘因為之詩

鶴鳴江漢遺山筆寫盡筠溪最樂心寂寞高風百年後

令人興感一何深

書楊庸齋挽章後四首

德業文章與歲深郢人斤斧伯牙琴泰山北斗當時望

賸馥殘膏此日心

都言好客似田文未必田文得似君狗盜雞鳴非我用

久將富貴等浮雲

原註先生雅好客時人因為之號曰秀才孟嘗君

正襟危坐謝塵緣脫去遺骸得舍然世上誰能了生死

看公如此豈非仙

原註先生歿時坐解故云

當時膝上王文度才望如今第一流八表神遊老居士

應駙白鶴過東州

原註先生之子朝舜名遇字畫詩文皆佳名重一時時為濟南路判官

書嘉善錄後

原註燕人李威卿集刑書四十卷名之曰嘉善錄李時為大都路推

官

細讀李君嘉善錄可知虞舜恤刑書千條萬例終歸約

一語欽哉用百餘

孝婦詩

孝婦布薩氏千夫長安西靖偉節之妻也夫

死塋神禾原先塋其子良龍爵在戌塋垣圮

婦取河壩石為垣周百丈素崇賈賁為記來

徵言書其後大德六年壬寅

族出華腴慶有源只今淑德在高門神禾最愛周遭石

千載人傳孝婦垣

題柴君正所畫江山春曉圖

春曉江烟浩不收參差翠阜接重樓披圖喚起江南興

誰具山陰萬里舟

江浙釋總統雪嵒名沙卜西蕃人讀儒書喜與

與吾屬游嘗以名香會王秋澗傳初庵雷苦齋
賈頤軒閣靖軒五老號清香會四老賦詩秋澗
春如云作序大德辛丑由杭來京師將往秦涼二州葺
其師塔臨行會諸公于君遠之家予始識焉求
詩為書二絕句

吳越名山已遍尋秦涼孤塔動歸心乾坤萬里如來海
却向詩人覓賞音

飛錫臨將遠入秦回頭一笑更情親定知許我歸來日
也作清香會裡人

元民王仲賢先塋在滎澤廣武山之陽壬辰亂
其兆域為有力者所有仲賢追訪辨訟盡復其
舊諸公作詩美之韓從義為徵言書二詩于石
遺老殷勤指舊阡孝心隕絕動高天侵田盡復當時域
回首松楸一鬱然

故壘還新祖考安中間經畫幾間關遙知滎澤人能道
孝行高于廣武山

醴泉寺

石溜淙淙出翠微層巒傑閣對巍巍不知寺自何年始
老檜參天四十圍

故鹽司提舉平陽徐進之妻邢氏事夫教子治
家有法邢父亡迎其母養之終身為其弟娶妻
生男使之成立詩以紀之

盡全婦禮姻親禮都辦夫家父母家女子獨能到如此
千年彤管有光華

題商左山所書梁致遠字說後

致遠乃左山同舍友故監察御史唐卿之子
也始唐卿為御史未久以言不行而去人皆
以是重之今左山以友舊之故名其子曰毅
字曰致遠且云取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遠之義也嗚呼傳所謂忠焉能無誨
者其左山之心乎因題數字以免之

御史遺芳百世聞左山老筆萬金珍三言命爾平生子

刮眼門風一再新

題瘦馬圖

俛首隨牽力不任
隱然奇骨敵千春
金風會起平原草
一振雲沙萬里心

孝婦二絕

孝婦者北京宋子正女也
幼有才行能詩適同郡張氏
其姑寢疾衣不解帶四十餘日
姑死攀柩長號一慟而絕
明日與姑並柩葬焉

時年十九矣歲北京士人為作孝婦傳云

才如蔡琰詩尤雅
學若班昭義更添
一慟從姑九泉下
世間方識向來心

私心既起不復公
區區節義同一聾
朝來忽見孝婦傳
洒若執執濯清風

宣撫遼東歸至居庸關遇雪聞酒禁開喜書

暮春時節別長安
臨到新春却入關
聞說城中酒如海
不妨風雪送人還

原註大德癸卯十二月下旬

崇真宮提點吳成季自號閒閒扁其居室曰冰
雪相看以卷微言為書三絕句

閒閒誰道不閒閒
身似蒼松耐歲寒
讀罷黃庭靜無事
一簾冰雪淡相看

冰清雪白兩奇絕
不救夜堂心內熱
道人有道人不知
暑天踏地皆冰雪

冰雪雙清自一奇
洞然惟有此心知
曾經稿木寒灰起
却在冰融雪釋時

再題

清都應不似人間
玉草瑤林萬古寒
說有飛仙無火食
至今冰雪淡相看

題南窻詩卷皇慶二年春京師作

窈窕幽軒手自開
百花都得向陽栽
古人寄傲吾何敢
且放雲山入坐來

二二二

且以詩之入也來

...

...

...

...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六

元 劉敏中 撰

詩餘

清平樂

大德癸卯奉使宣撫山北遼東道五月赴懿

州道中二首

茸茸碧草點點金花小十里青山一下道地錦渾教蓋

了天然膩軟平勻馬蹄穩送行人路斷不堪回首南

風依舊黃塵原註平川細草上有黃花可愛

山寒開晚開也無人管風裏歌紅顏色淺恨與天涯共

遠 多時立馬彷徨一枝為挽餘香欲說揚州舊譜怕

渠分外淒涼原註山中芍藥五月初始開有感而作

九月回至隆興一首

雲峰咫尺竹靜芭蕉碧鶴繞蒼苔行又立不見高堂素

壁 簿書驛騎匆匆暫時留住哀翁一片歸心難盡野

亭繡水秋風原註隆興廳事壁間作六鶴圖頗奇戲書及之

西野內翰奉使寄示佳篇累幅三韓山川風

土之勝了然日中夫能以吟咏之樂而忘其

跋涉之勞固君子之所尚也披賞之餘輒敢

用清平樂韻少答雅贖且以奉旋旆一笑云

雲窻月戶水秀山奇處畫裏二千里路一步哦詩一

任 詩中却也思家寄來滿紙烟霞辦了黃華事業做

成冷淡生涯

次前韻

經春閉戶人不思量處暮他花神通一路留得詩仙肯
任令相歡忘却無家對花細引流霞此日詩來腸斷望

君東海西涯

原註西野郭安道所寄清平樂專言予寓居賞牡丹之樂故予答云然

阮郎歸

奉使由平瀾之惠州山行

青山不盡一重重重重如畫中石根流水玉玲瓏高低
處處通山向北路回東馬前三四峰峰頭更覺翠烟
濃烟中無數松

眼兒媚

賦秋日海棠分韻得欄字

春來應怪洗粧慳故作兩回看風流舊檀心暈紫翠袖
凝丹日玉容寂寞淚闌干細雨豆花寒多情誰管今宵
冷落淡月東欄

菩薩蠻

月夕對玉簪獨酌

遥看疑是梅花雪近前不似梨花月秋入一簪涼滿庭

風露香 舉杯香露洗月在杯心裏醉眼月徘徊玉鸞
花上飛

南鄉子

老病自戲

老境日蹉跎無計逃他百病魔強打支撐相伴住難呵
也是先生沒奈何 耳重眼花多行則敬危語則訛暗
地自憐還自笑休麼智者能調五臟和

蝶戀花

雲卿寄長短句徵無名亭記戲用其韻答之
忽得新詞深自愧欲記無名未見無名例自古求名今
却避不知誰與君同議 旦晝行為昏暮睡我是無心
何物能吾累若遣無名名可棄無無名處曾留意

曉至野亭

臨水衰葵欲倒三兩幽花更比初開好何處飛來金
鳳小碧筵開徹忘憂草 月桂新栽枝葉少一朵嬌紅
點破江烟曉最愛牽牛隨意繞四欄青錦遮圍了

鵲橋仙

觀接牡丹

我時白露開時穀雨培養工夫良苦閒園消息阿誰傳
算只是司花說與寒梢一拂芳心寸許點破凡根宿
土不知魏紫是姚黃到來歲春風看取

黑漆奴

村居遣興

長巾濶領深村住不識我喚作傖父掩白沙翠竹柴門

聽徹秋來夜雨閒將得失思量往事水流東去便直
教畫却凌烟甚是功名了處

吾廬却近江鷗住更幾個好事農父對青山枕上詩成
一陣沙頭風雨酒旂只隔橫塘自過小橋沽去儘疎
狂不怕人嫌是我生平喜處

木蘭花慢

憶別

渺雲間天淡離別意一銷魂憶金縷珠喉冰絃玉笋明

月幽人風流舊家心事指南山松柏託慙懃烟草夕陽
別浦梨花暮雨重門浪憑歸夢覓行雲腸斷幾黃昏
甚百種淒涼一般寂寞兩地平分多情料應有語道卿
卿不惜鎖窗春為謝晴桃風柳不禁鞍馬紅塵

贈貴游摘阮時得名妾故戲及之

此聲何所似似琴語更琅然問太古遺音承平舊曲誰
為君傳知音素娥好在只向人懷抱照人圓一笑青雲
公子不應猶有塵緣松間元鶴舞翩翩山鬼下蒼烟

正閉戶焚香按商泛角非指非絃華堂靜無俗客算風
流未減竹林賢何日西窗酒醒聽君細瀉幽泉

適得醉經樂章讀未竟彥博尚書有兵厨之

餉因用其韻書二本一呈醉經一謝彥博

待搢撐暮境比舊不爭多奈白日難留丹心易感綠髮
全皤行樂處渾一夢憶黃公壚下幾回過振策千峰絕
頂濯纓萬里長河紅塵世事費瑳磨入海駕洪波悵
學古無成于今何補謾爾蹉跎閒攬鏡還獨笑甚蒼顏

一皺不魯醜忽報鳴鞭送酒開尊自洗空螺

水龍吟

全韻王瓠山承旨以賞牡丹水龍吟見寄且云三

花脈脈似怨中庵無一語者則知瓠山所居

乃予向者所寓居也次韻答之

牡丹何可無言廣平曾有梅花賦蹉跎老矣愁多歡少

花開人去黃絹飛來分明却見舊家風度是東風喚取

玉堂仙伯要長在花間住慙愧相思千里也看同去

年崔護詩朋酒伴吟看醉統應無量數寂寞江亭青山

不斷碧雲將暮對夕陽老樹悠然北望誦天香句

同張大經御史賦牡丹

春風一尺紅雲粉粧金粟重重起天香國色宜教占斷

人間富貴最喜風流粧臺外酒欲醒還醉算年年歲歲

花開依舊問當日人何似休說花開花謝怕傷他老

來情味依稀病眼故應猶識舊家姚魏無語相看一杯

獨酌幽懷如水料多情笑我蒼顏白髮向風塵底

又次韻

曉來露濕仙裳盛開更比初開重春風也惜頽然薄怒
 不堪搖動天上人間我評惟有司花會種想年年京洛
 紅塵紫陌都占斷繁華夢 醉裏依稀有語只清辭可
 為光寵有香萬斛從今准備公來迎送風雨難憑彩雲
 回首總成無用喚玉壺留取一枝春在作中庵供

沁園春

省右司秋日海棠和諸公韻

花有花時何事茲花待開便開看嫣然一笑秋容也媚
 問之不語春意潛回靜想乾坤中間萬有元氣循環共
 一胎花如許儘風流奇異嘆了還猜 三生月地雲堦
 料曾被西風照鏡臺悵賞餘人靜黃蜂日晚夢回月落
 白雁霜催兩度頻頻一番遲暮爭似從他本分來青霄
 客有流連新句為寫芳埃

韓雲卿右司邀賞牡丹且云芍藥有雙頭者

以病不果赴呈諸公原註時予方為國子祭酒

先自空疎幾載蹉跎歷統湖江其如今却遣官閒責重
 茫然自愧學醜言厖髻雪難消君恩莫報五鬼欺凌不
 可降如何耐強支撐病骨獨伴寒缸心如孤旆高扛
 但猶想茆齋對石缸笑隨身惟有詩囊藥裏打門誰送
 酒榼羊羶夢裡笙歌無名亭上滿眼春風四面牕人如

玉看牡丹第一芍藥成雙原註韓家有亭曰無名

題戶部郎完顏正甫舒笑圖仍用盧疎齋韻
 華屋高軒富貴之心人皆有之甚伯倫挈榼惟知殢酒

浩然踏雪只解吟詩一見令人利名都忘更有高情元
 紫芝還知否蓋道分彼此事有叅差一看君綠髮雄姿
 况千載風雲正遇時便登舉舒嘯如今太早揚眉吐氣
 過此還遲愧我衰殘終然無補久矣寒灰枯樹枝雲山
 夢被畫圖喚起情見乎辭

張君周卿將赴濟南提刑經歷出示樂府因

其韻以餞之

簿領埃塵鞍馬風沙逸才未舒但平生豪氣黃金易散

高懷洒落白璧難污我問行藏掀髯一笑意外功名不
 用圖南游興愛華峰北渚雲海方壺 故園風景非殊
 恍六載別來一夢如想疎篁缺處多應得笋新松種後
 已漸成株歸去來兮東樓南浦爛醉何妨翠袖扶明年
 必記此時休厭折簡相呼原註時周卿猶為憲府掾云

余既以太初命石且為記客曰雖命之不可
 無號號所以貴之也乃以已意號之曰蒼然
 余復援稼軒例作樂府沁園春一首改名曰

蒼然吟附于記後

石汝來前號汝蒼然名之太初問太初而上還能記否
 蒼然于此為復何如偃蹇難親昂藏不語無乃于予太
 簡乎須臾便喚一庭風雨萬竅號呼 依稀似道狂夫
 在一氣何分我與渠但君纔見我奇形怪狀我先知子
 冷淡清虛撐拄黃壚莊嚴繡水攘斥紅塵力有餘今何
 夕倚長風三叫對此魁梧

古鳥夜啼

日長誰伴中庵太初崑靜埽閒庭獨自看晴嵐嵐翠
滴雲影濕雨聲酣欲借昌黎老筆賦終南

最高樓

寄張古齋受益野芳亭名太初予家怪石巖
也古齋受益所居當繡江之源江北流二十
里其東壩有曰野亭者則之予別墅也頃歲
予與古齋同在京師而同有歸歟之思逮茲
而同如其志同樂也作詞以道之同一笑云

山家好河水淨漣漪菰舍綠陰園兒童不解針垂釣老
翁只會甕澆畦我思之君倦矣去來兮也問甚野芳
亭上月也問甚太初巖下雪乘款段載鴟夷興來便作
尋花去醉時不記插花歸問沙鷗從此後可忘機

既作此詞有懷張秀寔公子幽居復用前韻
幽居好烟靄翠生漪水遠更山圍錦幃四面花藏屋綠
雲一望稻盈畦問誰歟君子者美人兮也不看李家
堂裏月也不踏班生闕外雪尋寂寞見希夸醉眠長被

鶯呼起相看時有燕飛歸我憐君君似我本無機

滿江紅

病中次韻答暢泊然純甫

北去南來凡幾度風沙行李離又合新歡舊恨古今何
已風鑑俄瞻衡宇外月明照見寒江底問朱絲白雪尚
依然知音幾無所作誰成毀非所望何悲喜謂人生
得失卷舒天耳病骨支離羈思亂此情正要公料理但
無言手捉玉連環東南指

又和前韻

我笑前人癡絕甚搔爪鑽李天壤內神奇腐朽有何窮
已才見凌風霄漢上忽看垂翅蓬蒿底試閑將得失徧
思量凡經幾無汝愧從渠毀非我有吾何喜但物來
即應盡心焉耳一榻高懸人事了一瓢樂飲家園理也
何曾直待馬千蹏童千指

六州歌頭

暢純甫與姚牧庵郢城會飲唱和樂章六州

歌頭往返凡數首予次其韻二篇答純甫

江城會飲東壁照奎星肝膽露乾坤祕畫披零勢分庭
 筆下風雷發何為爾聊相慰供一笑悠悠者總流萍虎
 躑龍跳幾遇依然對高壘深局觀殷盤蚪蚪不說換鴉
 經老眼塵醒認聲形 中州月旦千載後猶洒落有歌
 寧人不見搔首立望餘聲海邊亭寂寞鍾期遠高山曲
 幾人聽何必要椿與菌校年齡萬事元無定在此心得
 到處仙靈愛爛遊南北快馬接飛舲萬里丹青

原註純甫自京

師入長安歷巴蜀轉江淮入廉山東皆極顯貴故末章及之

窺天以管認得幾多星嗟擾擾矜完美校竒零蟻緣庭
 物化無窮已石生火火生壤壤生濕濕生木木生萍夢
 裡高車駟馬遽然覺甕牖柴局記達人有語痛飲讀騷
 經非醉非醒妙難形 曾經灑灑瀕夷險地人上悚此心
 寧更誰問桃李冶蕙蘭馨水東亭一曲滄浪詠都分付
 野鷗聽還漸喜鄉社飲近高齡但愧霜臺舊友平生念
 鐵石通靈辨林間一笑酒醒便揚舲飲白芻青

時純甫將

事東州歸欲
過予繡江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七

表

天壽節賀表

虛宿霄中正八月金行之氣斗樞電繞開萬年天子之
 祥凡屬生成咸知鼓舞恭惟陛下乘龍飛之景運嗣燕
 翼之洪圖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上帝有不釐之命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遠人無不服之恩方且廓舜聰以納羣

元 劉敏中 撰

言敷禹勤而親庶政順宜適變執要御繁明同日月之
照臨仁配乾坤之覆載恢制度而備綱紀述四朝列聖
之心興禮樂而右詩書新一代太平之業漢室德隆之
美適當此時周家刑措之功復見今日萬邦惟慶千載
難逢方聖誕之載臨宜天休之滋至臣某等忝分使節
出按侯藩觀九奏雲韶阻玉殿瑤觴之獻效三呼嵩岳
均黃童白叟之懽

禮文四又表

下同心戴舜屬八方寧謚之時帝立子生商正萬寶收
成之候頌聲並作叶氣橫流恭惟皇帝陛下睿智足臨
權綱總攬治無先于戢亂故以武居外而文居中德莫
大于好生故以教為本而刑為末穆然垂衣裳于九重
之上巍乎收功烈于三代之前誕節載逢多福自至臣
某等逢五百歲之昌期慚無少補上億萬年之聖壽庶
達微誠

中書省正旦賀表

歷頒夏正大春秋一統之書禮謹漢儀受圖貢四方之
賀歡均朝野慶洽天人欽惟皇帝陛下剛健體元寬仁
育物董官常常而敷聖訓炳然日月之臨恤民隱而降
德音翕叶地天之泰至和斯應景福惟新臣某等夙被寵
榮忝司端揆無尺寸效仰裨裁成輔相之功願億萬年
永享伴真優游之樂

奏議

星變奏議

欽奉聖旨以恒暘暴風星芒之變同御史臺集賢翰林
院會議者切惟事有本末政有先後今撫其本與先者
言之其畧有五一日畏天二曰敬祖三曰清心四曰持
體五曰更化具列于後

一曰畏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乃立君以主之故君者所
以代天育物也惟君明能知天監在上赫、甚通凡一
語動一政令罔不兢、業、思合天則期當天心若論
官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敢乘一時之喜怒而輕

予奪之也若論刑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不敢因一時之喜怒而輕出入之也凡事如此謹守勿失於是陰陽和風雨時而萬物育天相之也乃若政令之或蒸天必災異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愛人君欲其久安長治而萬物得其育也故明君過此則必省躬以知懼照德而塞違誠格政脩天意乃得於是災異交弭而和氣復矣故雖堯湯之世不能無水旱而卒以無害者堯湯用此道也

一敬祖自古帝王創建國家無不自艱難而得之而傳之子孫猶蓄者之望播穫作室者之待堂構也夫固不易哉我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歷百戰收附諸國惡衣菲食櫛風沐雨何如其辛勤也世祖皇帝親歷行陣心籌計畫恭儉敬畏以有天下混一南北何如其帝勤也欽惟陛下以仁明天縱之聖紹膺景命蓋嘗以此存心思祖宗開基建業之不易而過是儆也因益兢業用一財則必曰此民力也自祖宗艱難而得之也豈可

輕用官一人則必曰此國柄也自祖宗艱難而致之也
豈可輕與動靜整敕每事如此則百司自然共職庶政
自然脩舉祖宗在天之靈必皆歡悅而天祐響答福祿
日臻邦基益固矣

一清心心者一身之主萬事之本也夫目之於視耳之
於聽口之於言手之于執足之于履皆惟心之所使心
得其正則接物臨事之際視聽言動皆得其正而無有
繆悞乖戾之患况四海之廣萬幾之微皆仰治于一人

之所仰者非此惟心乎蓋水必止乃可以涵物象鏡必
明乃可以別妍醜故帝王貴清心清者靜一不遷之謂
若聲色之娛宴飲之樂所不能無尤當節適使不至撓
吾心之清心清則四海之廣無不燭萬幾之微無不察
光明洞徹不言而信讒說不得施邪偽不敢前百官有
司皆安其職無有撓格之患則法制流行紀綱振舉災
災變息而天下治矣語曰本立而道生故帝王以清心
為本實總攬權綱之要道也

一持體事莫不有體體者得其要之謂耳人君任宰輔以馭百官守法度以信萬民斯其體也若乃任一小官罰一小過有司之事耳而人君親之則有司懼矣夫上下正政令一賦歛以時用度有節賞罰必信此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守無所止則臣下恐懼皆思為己而怠其所職殃害及民怨譴不免而或召災異故為君之道在乎持大體先有司裁制予奪必信不一則雍熙之治可坐而致何災異之有哉

一更化傳有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不行甚者變必而更化之今有所甚患者曰財用不足曰選法撓亂曰官府不治三者而已改絃更張此其時也盍亦思其所由乎財用不足豈非所入者有限所出者無窮歟選法撓亂豈非賢不肖混淆越格者多而非格者不少歟官府不治豈非賞罰不明而名節素不勵歟宜教有司詳較一歲錢穀所入幾何若所出皆為當出則財之不足將無法可理若猶有不當出而可以已者

如不急之營繕無名之賜予據其名件一皆止之則可用必足矣又詳較銓選除合格外越格與非格者幾何任迴量其根脚功過定奪仍原其所由跡轍一禁絕之則選法必行矣官府之制上下內外相維相資各有條理果皆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不齊善惡必有故賞罰立焉若善者當賞而不賞惡者當罰而不罰則善者變而為惡而惡者狃而益甚又如犯至不赦天罪也而或巧圖復用老病謝事常理也或戀而不忍去至有貪欺

害民善於自蔽不即敗露上官以審風憲不以察因不習成風不知有恥何由興宜嚴敕省臺公賞罰勵名治節由京朝始則官府自治矣凡此三者更化之畧也三者未更民力不紓人材不多样瑞必集國勢必隆然非更之之難行之之難也非行之之難守之之難也惟聖天子以畏天敬祖清心之德守而行之又何難哉又二事竊聞今之議者皆曰實惠不能及民欽惟聖天子即位以來詔令頻下未嘗不以崇本抑末興利除害

恤孤賑乏為務實惠至矣然且云爾者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而有以格之耳其甚者有二事列于后

一察吏治官府之設本以為民然而民弗蒙惠者豈非任職之人廉正者恒少而貪邪者恒多歟恒少者宜培植而反推抑之歟恒多者宜簡除而反擁護之歟何以知其然也夫廉正者仰不能悅上官而復或忤也憾怒蓄矣俯不能媚奸民而又常戢之而怨憎積矣故舉一事則沮於上行一政則謗於下奸人乘釁猾吏授計扇

黨構誣譁然訟之蓄怒者得以折辱求索鍛煉而成其罪夫以搢紳廉正之士一旦屈膝受誣置對於無賴之小民縱萬一得解而風緊掃地矣彼貪者於上則先意以希合於下則越禮以求媚賍賄狼籍未至敗露憲司上司佯為不知安然秩滿給由而去乃且奔走權要徼取優等擇授美官是廉正者少而益少貪邪者多而益多也嗚呼所謂實惠者將孰從而致之哉夫源清則流清本治則末治宜端本澄源特發嚴令戒敕內外官吏

皆當洗心易慮奉公為民所在憲司及上司衙門毋敢
抑正容奸務要精詳察舉其治行超衆者增秩賜金如
漢世故事貪鄙尤甚者黜竄不齒憲司或失察舉亦行
論罪如是良吏日多奸吏日少官府立而政行惠及民
而災變息矣

一除民患公家百須皆民所出取之有法民不知病今
夫夏絲秋稅乃其常賦和買和雇官皆給價宜無所病
者然和買和雇名件不一駢至疊出責辦須臾故和買

必至望戶科著貪吏憚人得緣為姦易新鈔為爛鈔者
有之給價樽除者有之縲指其物愚賂焉而受者有之
預赫以多買而取賂者有之受賂當買之戶而移之下
戶者有之又或追乎停留費用過當民不勝擾矣其和
和雇則十車之運而為百車之雇有車之家合境追攝
必賂而後免故和買和雇姦民之利而細民之病也今後
一切和買和雇憲司不須密為體察仍許諸人首告似
前犯者痛行追斷臨有矣防禁罰俸標過甚者降等

憲司不察同坐今歲止於大都將年例和買段足絲絹等物預期張立榜文各開色樣幅尺釐細輕重添價收買仍許中買益引商旅四集旬月可辦不惟省減脚力防押官兵及免水火盜賊之虞實永絕姦人因公規利害民之弊若慮或有耽誤且可內外分買若大都果便來歲通行斯亦惠民弭災之切務也

皇慶改元歲奏議

臣某等言蓋聞人臣以報國為忠効忠以進言為先况臣等以衰暮之年遭逢聖運首膺寵召過荷異恩不有一言將何以報竊惟大育萬物不能自理傳之天子天子理萬物者也其事權不可不專猶慮有關焉於是不能獨為傳之中書中書所以行天子之令而裁理萬物者也其事權不可不專猶慮有關焉於是置御史臺執憲以繩之繩者所以成之也其紀綱不可不振苟中書之事權不分臺諫之紀綱不沮天下無難事矣故聖王無為無為者得其要也其要奈何省臺是已臣等

前陳八事既嘗言之矣欽惟皇帝陛下聰明智睿出于
生知寬仁慈愛發乎至聖爰自潛邸至踐東闈再翦巨
姦一匡宗社其規模汪指固已有在矣即位之日尊述
世祖皇帝成憲頒降明詔播告天下丁寧切至聞者感
動其於利民去弊之道至矣盡矣至謂除樞密院御史
臺徽政院宣政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
敢有擅自奏啟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和元閏
三十年之後諸衙門改陞弼設并多餘負數非世祖皇

帝之制者從省臺分揀減併降罷詳二條聖意之所
以假權中書畀重憲臺者照然可見何者急於國治耳
是以中外拭目欣覩太平然臣等愚繆過計猶有不得
不冒罪為陛下言者夫欲得而患失與喜而奪悲人情
之所同也今當分揀減降之始其患失而悲奪者為不少
矣慮或萋斐之言伺便而入浸潤膚受謗歸省臺儻省
臺一搖政本隨易必至上煩聖慮下紊諸司在於遠圖所
繫甚大伏願陛下弘乾坤之量廓日月之明謹更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之方守已頌之制提綱挈要確然不移使微漸之萌密
遏潛弭則事權一而紀綱振庶政萬幾不勞而理陛下
雍容高拱坐撫至治享無為之樂臣等之願也

奉使宣撫回奏疏

近蒙都省遣差欽賚聖旨奉使宣撫山北遼東尊依
巡歷回至大寧路乃以八月初六日戌時地震土人云
本處自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地震之後至今
時時震動未已當時不以為慮數日訪之旁郡以及上

都隆興皆然而大原平陽為甚九月復歷上都隆興等
處其震不時復作未見止息欽惟聖上以聰明聖智之
姿受天景命嗣守大位以來親擇相臣精選臺官蠲租
宥過賑乏恤孤覆燾之恩洋溢中外比又遣使七道分
行天下問民所疾苦雖堯舜博施濟衆之心不是過也
然而地道愆常尚勤聖慮者靜思其故灼有由來良以
有司不能盡體上心擴充至化况更張之始宿弊革而
尚存新政鬱而弗通陰凝結陽氣上行不得宣達而為

此變也何以言之凡理順為陽理逆為陰則是君順
理之政少而逆理之政多也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則是君
子少而小人多也公則為陽私則為陰則是奉公少而懷
私者多也雖然陽進有元陰退有漸養其元需其漸陽
進而陰退矣某輒敢不避僭越謹書管見所得凡九事
一曰重省臺二曰明相職三曰清省務四曰正六官五曰
慎賞罰六曰均榮辱七曰嚴禁衛八曰禁奢僭九曰勵
學校固知迂濶無足采錄然皆進陽退陰拳拳之義

也合行開坐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一曰重省臺天育萬物不能自理傳之天子天子理萬
物不能獨為貴之中書中書所以行天子之令而裁制
天下者也其事權不可不專猶慮有關焉於是置御史
臺以法繩之繩之者所以成之也其紀綱不可不振苟
中書之事權不分憲臺之紀綱不沮天下無難事矣曩
者近侍諸衙門往往奏事干預朝政省臺未免沮抑事
致紛龐近欽奉聖旨節該諸衙門不得奏人做官開讀

之日人情大悅愚見以為都省宜與御史臺同議聞奏更乞頒降聖旨戒飭近侍及諸衙門除本管職務外凡關係有司一切合行政事毋得干預陳奏必有事須奏者亦須奏乞宣傳中書省或御史臺照依札撒施行仍許省臺詳事可否回奏不由省臺而輟奏行者有罪如此則事權歸一而紀綱振萬幾之務不勞而理矣

二曰明相職凡諸司守職者不可私而宰相為甚諸司之私不過敗一事損一民廢一職殃一郡而已宰相之私小則害天下大則誤國家矣相可私乎宰相之私大率有四而貨賄不與焉或恃勢以臨下或固寵以媚上或苟安而不為或畏禍而不言恃勢以臨下則權必歸已請託行而朋黨分矣固寵以媚上則道不由公諛譖進而小人肆矣苟安而不為則百職不舉而庶政隳矣畏禍而不言則忠告不聞人罹其害而國事殆矣凡此四私不可一朝有也爰自至元乙亥之後老姦巨蠹繼踵用事所謂四私者極矣一二十年之間居官為吏者惟

知賄賂闖可以進身險佞薄刻可以得名正直者指以
為狂謹守者嗤以為愚不知有禮義廉恥也即今吏弊
連根株民病成膏肓實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必欲
痛懲斯弊莫如昭示無私宜先下令曰凡有傳稱諸相
鈞旨及假倚門下威福脅制諸司屬託公事者該管官
吏隨時赴省稟首究治仍許諸人察舉御史糾彈若所
管官吏不即稟首與屬託者同罪轍已於違法施行違
法者加等蓋身正則令從上行則下效將見百司悚畏
善政流行風俗革而相職得矣

三曰清省務中書省宰相之府所以臨百司統萬幾定
謀畫出政令佐天子以安天下者也其地不為不崇其
責不為不重然居崇有容任重有要容宜肅要宜簡蓋
肅者衆所嚴而簡者繁之制也能簡而肅則所謂定謀
畫出政令佐天子以安天下者可得而言矣至元初年
丞相到省諸人無故不敢入外門外門不敢入得入者
房者少矣不敢入省房得入都堂者絕少矣是時諸房

省掾所掌惟一鈞旨簿控制六曹而天下之事井井皆
辦省中廓然望如神明得簡肅之道也厥後一二十年
之間巨姦繼作相踵一途羣小乘時蟻聚蠅附莫不苟
緣公事以濟私權如胥吏管庫之免除匹帛斤絲之出
內皆須瑣碎呈稟馭勘往來競以生事為能號稱用心
出力又隨事具日積日繁劇大有司耳雖有夔稷伊傅
之賢其於贊襄調燮之功蓋有所不暇矣茲可謂簡乎
又每旦諸相入省例引門下親信數輩諸人混入森立滿
滿堂或偽或真互不能辨內隱姦慝亦莫可知使即吏
啟覆於喧雜之中執政可否于廝役之後不惟泄漏政
事實為虧損尊嚴茲可謂肅乎詳此二事初若甚微久
而相仍其弊實大宜令六部各具所掌事務名件及施
行禮判委官分間凡有定例及涉細碎重復不必呈稟
者悉皆削去一取至元十年以前典故遵依施行仍禁
約諸人無故不得省門每日諸大夫聚會親隨不許
入後堂令有職役者一人輪直聽候命令知印通事省

掾出入恒不過四五人如議事皆令迴避即有諸掾下
即諸衙門以事稟說者令客省使分間亦不過一二人
得入此省府肅而愈尊相職清而多暇其所以佐天子
安天下者徐爾圖之宜無不辦

四曰正六官按周禮六官以配天地四時蓋六官得其
職則天地四時之氣可得而正也今之六部是已六部
果得其職乎畧舉而言之吏部實為天官掌別淑慝平
銓衡使賢者進不肖者退乃其職也今其法惟以日月
為功不以能否為斷衙門欲併而不果冗負方汰而遽
停賢者果能進乎不肖者果能退乎則天官未得其職
矣刑部實為秋官掌司威罰平獄訟使惡者誅而善者
伸乃其職也今律令未見施行所掌分子宗正或乃不
分輕重指名脫於罪囚惡者果誅乎善者果伸乎則秋
官未得其職矣又如禮部之禮制無所定科舉未能設
兵部之軍役不得均驛政不得間則春夏二官未得其
職矣詳數事餘可類推天地四時之氣有所未正者或

果出于此乎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宜令六部條具所掌得失參酌古制定奪聞奏頒定新規刮去舊轍使之各得其職責以必成實裁成輔相左右萬民之大端也

五曰慎賞罰古之有國家者凡能使一世之英傑奔走用命四海之人厭服而慕化者無他術焉賞罰而已矣故賞罰者國之大柄人主之所固執而慎司有司之所敬守而奉行者也故賞一善則使天下之人皆曰此宜

賞也莫不躍然而喜為善罰一惡則使天下之人皆曰此宜罰也萬不悚然而懼為惡夫能使人懼為惡而喜為善則下無事矣苟為善者必得賞雖賞而有所未至為惡者不必得罰雖罰未必得當及不應賞或以喜而賞之不應罰或以怒而罰之則惡者無所為懼而日益逞善者無所為喜而日益懈為善者懈為惡者逞而天下多事矣由此言之賞罰可不慎歟今後擬乞聞奏上位處分及都省諸司所行關係于奪升黜賞罰事理

未行之間當該有司皆須詳審精究必皆當理然後施行即或理有未當得以駁舉辨覆更改不舉者有罪風憲衙門隨事糾彈究治大有聞奏

六日均榮辱近欽奉聖旨頒降處決官吏取受條格十有二章既示其辱矣其所以榮之者宜加焉伏覩歷代盛時內外職官所受制勅皆有勲爵其父祖母妻隨其所受官資例有封贈誥命竊嘗思之蓋人主以恩禮假名爵之重以勵其為臣之忠人臣以忠力取名爵

之榮以顯其為子之孝則是恩榮一致上下相資不易之典也且夫勸獎之方無如榮辱之切况人之至親至愛者至於父祖母妻極矣今使勲爵之華封贈之澤奉公守職則從而予之至親至愛者均其榮貪污敗政則從而奪之至親至愛者均其辱其為勸獎孰切於斯宜令有司檢會前典定擬聞奏頒行不惟臣下深警榮辱之公而競效其忠實表聖朝太平禮文之備而大著其美矣

七曰嚴禁衛古者天子之居必通籍乃得出入示尊嚴
謹幾微也欽惟車駕所幸軒陛宿衛之下宜加嚴密至
於作好事僧道各有寺觀亦不宜頻在官禁諸色近侍
及藝術承應人等皆宜定給符驗出入辨認更乞詳酌
聞奏

八曰禁奢僭風俗必不可使奢奢則僭僭則獄訟興姦
邪熾傷財不論也今之風俗可謂奢且僭矣市道之間
有一笠直百五十貫者有一靴直二百餘貫者踰常過

費聞之駭人夫靴以衛足笠以庇首僅得完潔成禮足
矣亦何取百五十貫及二百餘貫之貴哉豈非奢乎又
如銷金鍍金之禁婚姻嫁娶之制雖嘗施行未見禁止
富者恣欲而無窮貧者破產而不足如此等類蓋非一
端古者車服器用皆有等差婚姻喪葬各有品節宜令
有令參酌古今定立各項制度聞奏頒行如靴笠金鍍
金等事一皆禁斷不惟風俗漸厚禮義興行實省財佐
民之急務也

九曰勵學校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才之本也其勉勵之道朝廷已有累行條格頃年以來各處牧民之官競以脩建文廟為事在於政蹟固為可佳然考其師生教授之實人才作養之功百無一二是務其外而遺其內也是知其標而不知其本也終亦何益哉即今所歷府州司懸首領官吏徃徃不識字上司所下文檄有不曾句讀旨意而錯施行者中間實繫利害學校不興之過也今後合令各道廉訪司嚴行督責所屬凡學校之務須要用心整治期於必成所教生員名數及所以業次第每季申報廉訪司以備閱試察舉生員入學者與免本身雜役能通一經者免本身差發通二經者及成功課者除免本身差役外本戶雜泛全免三年無成者依舊當役其有學業精熟才行超異者廉訪司官體訪是寔保舉量材區用其學校成否寔跡提調官任滿解由內開寫如此庶望學校興行風俗美而人才衆矣

大德七年奉使宣撫山北遼東十月回至宣德奉聖州

且將官吏俸給遽爾住支若即別有定奪則無不善若
遂因而勿與則未見其可蓋之與之費易給而官易
治勿與則費必重而民必困何者俸祿之法所以使人以
責其廉也今天下之俸為數雖多然要必有定限官吏
自俸之外一有所取即名為贓苟能廉者固自畏避不
敢犯矣至若貪污不法之人時或有之則有得以覆按而
繩之以法盡取其所贓之物歸之於公然後黜罰之戮
辱之如此貪污者足以戒矣所謂費易給而官易治也

今誠一切勿與則非徒無以使人將見向之廉者亦必
困餓不能以自守而貪污不法之人幸乘是隙必皆曰
無俸矣其何以責我視其民譬若逸虎之得羣羊必且
快意而噬之此其所取者寧復有限耶較之俸祿當不
啻十百千萬也然則有司宜如此何而繩之或以此言之
是去防而縱之貪也是惜目前有限之費而遺百姓無
窮之患也是見其所得而不見其所失之多也而可乎
哉所謂費必重而民必困也况今幅員堂堂雄跨千古

生財之道不一其源亦何啻此區區之俸而重斯民之困者哉雖然誠亦有可議者蓋其分職太繁設員太多而仰食者太冗也傳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為今之計莫若停冗職削冗員也如此則事一而官不雜官不雜則冗食者去而用度自足矣俸祿不可不復也

代上執政呈

蓋聞設官務先使能序爵在乎首功功有大小能有優劣而官爵崇卑貴賤之差定矣官爵一定而上下無有覬覦墮之心則五帝三王之治又何難致哉伏見國家修飾治具網羅人材將以興太平之功業故天下之士于于我我雲集京師莫不願奏一技售一能以效其萬分之一某才力行能無過於人然生遇聖時輒不敢自棄幼而儒長而吏崎嶇屢勉垂三十年竊嘗自謂亦可以用於世矣乃猥廁沂郊萬戶府幕今因承之獲觀光之願輒不揆疎賤據所見聞敢為一言惟大人裁之方

今京府州縣上下自有次第其官吏調選之制視此為定不可易也且萬戶府總管府其品敵耳然而總府掌民而萬戶掌兵兵民不同其於為國之功則無異也今掌民之屬無間小大久新率皆廷引薦舉調選入格以為常例而掌兵之屬處則脩號令正簿帳董器械戒斥候虞度豐隙以究其一切之利害至其有警則舍文墨就矢口操甲執戈以與士卒共及事稍已則士卒即得休息而此屬方且釋戈甲操文墨第功議罰數馘訊俘

雖神之力竭不敢言苦此其勞不減於掌民者明矣願乃困頓邊境彌年累月雖勤勞若此而其情不得上達思如掌民間調一官進一爵不可得矣且比來調補兵幕往往皆用掌民之員而此屬盼盼又如故遂使其徒自甘於廢墮無所望之地而朝廷亦遂委之踈遠不收錄之夫掌民者如彼而掌兵者乃如此恐非所以公調選之制也且此屬豈皆固為軍伍之人哉蓋惟遷調官吏之前為本路差遣不敢辭謝以致夤緣滋久而朝廷

乃一以視之若此良可悲也伏望開闢公道察其勤勞使內外之任同其恩榮兵民之功無所偏廢則某等幸甚

與儲主事天章

某頓首主事天章執事向來車從累留歷下辱承盼飲酒晤言盡殷勤之懽蓋古人有一見如舊相識之義顧不肖不足以當之耳感愧感愧品甫滕君延執事收拾舊物今以歲貢赴召亦何待老夫云云也今因奉狀申候起居兼謝相好之意秋晚寢餽加慎不宣

與吏部劉主事漢卿

某頓首主事漢卿伏審擢掌銓衡士大夫所在相慶曰劉君當路天下庶幾無淹滯之才矣而某以老懶廢故不克作尺書申賀左右負罪滕君品甫濟南秀異執事所素知今以歲貢赴召將行請書竊謂獎士之心當有所處故不敢喋喋也秋序尚慎眠食不宣

與劉太醫舜臣

某等首太醫舜臣足下別益久思益深故舊之情自應
爾也惟進見之暇冲融粹和動止建吉想皆安樂某山
野懶慢之癖君所素知加之衰白颯然無可為者然時
有所感息歆如向時款曲一言不可得也每臨風北望
搔首而已崑甫滕君鄉中老成秀俊今實充歲貢以行
足下推之輓之可也尊文教授先生不敢作狀煩唾名
致懇不宣

序一

送王紹明郎中序

涸澤之涔有舟焉水不過半腹膠於泥莫能行也及乎
秋水時至瀰谷蔽川而下汪洋汎濫倏焉莫測其舟則
飄然即舉汎然而浮浩然而行矣今夫士之生不得其
地進不得其道者亦必待大人君子有以感發振起之
也夫水大可以載舟然水固非與於舟而舟自利於水
也大人君子行為言動亦無與於士而士之興起者自有
以得大人君子也燕山京師所在固大人君子之淵

數也而其尤赫赫者惟吾卽中王公焉蓋公之為人其持富以禮其處心以仁其接人遇物以誠故凡一惠一言之出則使屈者伸滯者通弱者強懦者立學得以成其學仕者得以達其仕是以士無賢不肖翕然皆歸之而公私無與於其間也嗚呼由公而得以顯於世者天下不知其幾何人聞公之風願見而不可得者天下又不其幾何人如敏中者亦願見而不可得者之一也幸而公自去歲冬來濟南既就館賓客之造者車

馬僮僕日夕滿門是以睥睨而不得進也既少問而欲進則又自以為固陋荒僻之人廼敢率然自荐於大人君子之門耶又復逡巡而不敢進也乃自咎曰汝平日所病者徒以願見而不可得耳今得見而不見是終莫得而見之汝第往見之見則必有言焉有言則汝之固陋荒僻之疾宜有以去之也於是與嘗為友者四人共往拜之間於客席而坐公嘆而語客曰方今朝廷可謂得人矣我嘗觀其麟遊鳳集頭角之昂然如璋如珪德器

之温然濟濟鎗鎗衣冠之偉然朝廷可謂得人矣然詢
其所自出則曰東魯也曰鎮陽也曰大名也曰某所
某處也若濟南則百無一二焉至於區區一隋國猶曰
有季梁在今濟南之屬邑若隋國者不啻六七而乃反無
人耶豈教育之有所未至耶抑士氣之不能自振耶公
之言若是四人退而喜曰凡得於公者有三焉始見公
容止之和雅為可觀也次聞朝廷之人材衆多為可慕
也終知濟南之無人為可懼也夫可觀則必有以取法
可慕則必有以自脩可懼則必不敢以自惰矣信乎大
人君子之足以感發振起人也異時使濟南之人得必
出洵澤之洊者繫公之力歟故于其歸也敬叙其始末
為謝至元七年正月望日歷下晚進劉敏中再拜

送霍巡檢彥深之無棣序

梁鄒霍彥深性明敏有智略自其幼時嶷然巨人年十
七襲父為梁鄒簿未幾去官就學養母孝謹家之內外
肅整咸理人皆稱之以為與霍氏者必此人也今年春

朝廷案視郡縣疏遠之境慮有盜生而為民害乃例置
巡檢一人給之印綬祿廩使警督之仍命吏部選名已
在籍而未嘗有過者任其職濟南所置凡數處而彥深
得無棣焉將行諸君咸賦詩以贈之而命僕為序故因
以言而告之曰理有至微而重至小而大者子嘗知之
乎苟知其理則大者不以有餘而矜其大小者不以為
不足而恥其小微者不以自輕而忽其微也天之形穹
窿蒼莽仰之莫測然而無極而其機緘之所以斡旋者特

以生育長養為事若夫日月辰宿風雨雷霆霜露霰雪
煥乎其照回翕乎其鼓舞沾濡煦燠之恩震厲肅殺之
威回互變化莫測其端倪此天之所以為高大而不可
及也然而生育長養之功不能獨成要必責成於處卑
之地雖方寸之壤與有力焉苟以寸壤之微為不足恤一
一而遺之則全功有所弗成而造化或幾乎息矣夫寸
壤之於天其微固不容較然其相成相與之理即而求
之不亦既重矣乎今夫巡檢之任固亦微且小矣而其

至重至大者實係焉書曰聰宣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故天子當宁百官奉命奔走不敢暇者蓋亦為民而已矣而其係民之最切者莫如宰相縣令之微固不敢望於宰相令所係而與之一者何哉蓋宰相上之極天子之至密者也縣令下之極民之至密者也故宰相一言一動之際天下或受其利病則所係既已重且大矣而縣令之所係殆有甚於此者凡下之冤苦愁恨纖悉委曲之情有望於上者宰相容有所不知而縣令皆知之

然蔽而弗聞則在上者又安能加意而恤之哉凡上之教化息澤所以逮於下者宰相既行之而縣令或不能承宣則在下者又安知息澤之及我哉下之情既達於

上而上知所恤矣上之澤既宣於下而下受其賜矣然而後害民尤甚者盜則又縣令之所不暇及而巡檢實主之是其官雖微而係愈重任雖小而責愈大矣故孔子稱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柳下惠不辭小官要皆當於理而成其為民之功耳彥深而能守而官慎而任無

忽於微無恥於小副朝廷所以為民之意則自下以升
高由近以至遠其孰禦之哉其孰禦之哉至元七年二
月二十六日序

送蔡知事序

玉蘊於山治玉者索之珠產於淵求珠者出之俊逸隱
遁之士不求於有司而有司求之矣况乎名登十等之
列行已聞於人才已效於用名實暴白可以紀錄者有
司其寧舍之耶天子坐明堂理萬民而其所以為務者

不過得人於有司而責其得人也天子務得人於有司
有司務得人於天下是則有司之責亦重矣故凡任是
責者必良有司也其必知人材之所當不得又知人材
之不可易得故常平允其心思精明其鑒識獎拔銓選
無敢有忽汲汲焉惟恐失而負其得人之責也今以已
聞之行已效之才以即于政唯恐失之有司是猶治玉
求珠者之得玉於坦途而獲珠於平川也其不為喜且
慶也寡矣何慮不增重其價乎濟南幕府知事蔡君

資明而性敏力善好學古人得失之迹時務利病之原
國朝新舊之典皆耿耿著于胷中刀筆按牘持其餘
事事上接下敬而有禮望之溫淳如古良士至其臨事
剖煩理劇敏捷如流然終不失體由是公議翕然服其
能小吏細民亦莫不敬愛曰我蔡君有恩德于我矣是
非行已聞而才已效者乎今其秩滿矣且錄其狀以請命
于有司坦途之玉而平川之珠也其必獻之天子以聽其
爵賞將見韓思彥之夜加二階主父偃之歲中四遷不

獨專美矣某且矣而為蔡君後日之賀七年六月二十
七日序

送二舅知事還郊幕序

郊古之子國也於列國為諸侯則其地亦已勝矣春秋
郊子來朝論官名善孔子之道而學之則其主亦嘗有
人矣迺者天子將問罪東南江淮之間由東而西上下
數百千里分符列鎮以訓養士卒且以為疆境之固其
最東而直其衝者惟郊焉故雄疆整飭常不敢後於他

鎮城高而堅隍浚而深旌旗擾雲電鎧冑輝日月鉉金
震鼓虎哮龍怒其疆有勁努則盡時力擇木之良引而
射之往往出六百步之外洞宵達心不論也其劍戟之
利則皆耶谿赤山之精陸剝象犀水截鯨鯢剝車斬甲
不論也貔虎之士瞋目叱咤賈勇超乘伋伋爲憤、爲
皆以久生爲恥其講事則偏伍行卒坐作進退無不如
法超高山越長澤雲迴風轉不可測也不可知郟之爲子
國也亦嘗有若是耶吾見其地之勝有加於前矣其主
師則天子之所擇任有文武長顏牧吳白未可爲讓而
又虛已納士譽望赫然又不知郟子之善論官名而亦
使能有若是也吾見其主之賢有加於前矣地之勝如
此主之賢又如此斯固功名奇崛之士注心翹首趨而
競赴也而吾舅氏魏公首以幕賓遊其間其亦足以爲
快矣其亦足以有爲矣雖然未足爲吾舅氏得也舅氏
才傑而學贍事練而慮周竊謂其宜恢張特達登金門
上玉堂以爲福於天下也以矣顧且從事於一鎮則固

亦不足為已然幸固天子之將問罪東南也少加力焉
夫事立則名必彰功集則身必榮不以區區累其志則
事必立不以洵洵易其節則功必集嘻若此者舅氏固
能矣然則所謂恢張特達登金門上玉堂以為福於天
下者雖然佇立而待可也郊之諸君毋但以幕賓期我舅
氏哉此某之平昔素所欲明者今因其來而歸也故以
為言至元七年臘月日

送曹君幹臣之陽丘

吾鄉陽丘天下之名邑也厥土曠衍原澤相錯有麻麥
桑果稻魚之饒薪蔬材木治石之美而長白女郎荆湖
柳雉請山峭拔秀掩互相屬繚其城如環然有水曰繡
江出于其境之南山下清冷迅駛宛轉紆絡經其境且
百里而東北入于海民往往沂涯為峽峽其流以運舂
磴林落映帶山與水相吞吐令人蕭然有武陵桃源之
想故其俗朴而不鄙簡不野剛而有直而義油油熙熙
有古之遺風傳所謂民之剛性柔緩急繫乎水土之風

氣信矣曹君幹臣乃其邑人也幼就學濟南敬齋高先生君植志堅固而才思瞻捷先生愛之曰是子必異乃盡以其學而授之既卒學益復自勵以恣討經籍務為無所不貫其為文章雄深典雅無浮薄矯飾之態蓋其性然也頃者朝廷例置州縣學敬齋曰曹某吾門之高弟也不可不達乃書其才行薦之府而聞于朝政為陽丘邑學教官嗚呼以君之才之學正當元朝興建有為之秋翕忽變化固將有遠大者存也區區一邑學人烏足相溷哉雖然君之母且老而其子未足故且歸其鄉以養其母以將其子以盡其孝慈之道焉耳此蓋君之志也而吾之所以期君之往者又不在於是聞之吾鄉自令長而下在官者皆賢自兩張先生而下為士者皆賢君之往吾知其其在官者與夫為士者必欣然相謂曰曹君吾邑之人也幼而學於府長而範吾邑之人非惟曹君之榮乃惟吾邑之榮也則必倡率其民人敦勗其子弟以從學於君矣而為子弟者亦必相謂曰曹君之

幼也其與我奚異哉今而若是者則亦為學而已耳必
皆感激興於下上下下交孚而君於是焉以宏其道於
其間則向之朴簡剛直之俗又一變而為禮樂君子矣
吾他日至吾鄉見其揖讓法度之儀聽其文雅義理之
言相與飲會談詠而荅其山水風土之美寧不快哉寧
不快哉吾所以期君之往者蓋如此君既行諸先生咸
有詩以贈故書于末以遺吾鄉之親識故舊庶幾其不
負吾之所期者云耳至元九年春二月朔序壬申歲次

也

送趙去非序

凡能廣交游使聲顯于四方雖不覲其實吾必信其為
賢也廣交遊有道必其中有足取於人也苟其中無足
取於人則雖日為酒食美言詞以求與人交而人亦安
所取而與之游乎哉求交且不可得而况能廣乎哉故
曰雖不覲其實吾必信其為賢也東原趙君去非以宦
遊寓濟南者三年矣其至之始余未之識也然於話談

間往往聞有趙其姓去非其字者也甚孰徐而察之則四方之士過濟南者無非與去非善也車馬宴集以相從者無非與去非遊也乃嘆曰何其交遊之廣而聲聞之顯邪余固私識而賢之矣既與之面聽其言而覲其實和而恭信而通文雅而從容至其慷慨灑落赴人之急則又有俠士之風嗚呼斯固人之所樂取者宜其交遊之廣而聲聞之顯也謂之賢其信然哉今將釋此而游京師京師之名公貴人常與去非游而知去非之賢者不可勝數也夫知其賢而不與之立者君子不然也去非之往其果有與立者乎余以是嘉其往也歌以餞之歌曰彷徨送子兮河之梁子行亦何往兮思與鴻鵠飛翔鴻飛冥冥兮不可望大行西北兮是帝鄉明朝馬首忽千里兮目送孤雲欲斷腸歌闋而別至元庚午歲也

送高案牘序

古之君子以仕宦論榮辱而貴賤不與焉九錫之寵

萬鍾之養貴且榮矣然或處之而非其宜任之而乏其勞則君子以為辱扼關擊折之役乘田委吏之事賤且辱矣然或用焉而稱其能考焉而舉其實則君子以為榮由此言之則貴不必榮而賤不必辱惟所行之何如耳故惟君子為能盡榮辱之正而亦嘗有君子之仕者乎今之官有曰案牘云者祿益薄而責益劇者也魏人高敬之以既衰之年來濟南實為此官濟南大府也而事益繁矣夫年衰而事益繁祿薄而責益劇宜其有倦勞之傷有饑寒之憂以汨其衷以奪其公以殆其事而曠其責矣高君則不然利害必明緩急必詳獄訟有辭必審錢穀有計必當期會約束有程必允操朱墨臨幾案較得失情偽於急遽冗煩之間佶佶不自輟而其發若如也然則高君何為而能乎曰君有道君之道以誠蓋誠則一一則靜靜則神完而志專凡世之所以動心忍性者無所入其中惟吾職而已矣輪扁之斲輪庖丁之解牛用此道也夫烏知其年衰而祿薄事繁而責劇也

哉乘一馬從一童踈衣而糲食如是者三年不移此豈
非所謂用焉而稱其能考焉而舉其實古之君子以為
榮者乎嗚呼高君之仕君子之仕也君今既代矣其行
事必達於天官賢才之府而人物之龜鑑也必有如古
之君子者識君為君子矣夫既以為君子矣其寧復以
向之所謂祿薄而責劇者重勞君子耶必不然矣高君
其行矣哉君既行序以為別至元戊子冬至前三日歷
下劉某題

送張無咎序

至元癸未余為兵曹主事一日曹掾劉之文介夏津張
君無咎詣余於解舍余謂之文觀張君不凡殆可以任
事之文以為然明年以儒學教授滄州又四年遷濟南
會余自御史都司謝病歸與無咎游益狎遂得其為人益
詳無咎學析而才通其為文辭肆而法資雅重寡言
居常從容而事以畢舉其志意超然而無有挾能矜己
之色此其器為可見已吾聞選例教授終再任轉職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官無咎既代矣其且去而為職事官乎雖然職有所分而才有所宜詳而處之有司之事也如無咎者宜將安所處耶吾知其梗楠杞梓之用固不及放樽櫨根臬矣然則曩者任事之言其足驗也歟

解錄事安卿代歸餞行序

濟南介齊魯間左窮山海之境而右襲土壤之富時則有宣慰有提刑有轉運有勸農以叅莅其上而朝廷四方之使日旁午其中出入開闔自為一都會雖屬邑數十

十而吏民繁庶固足以集事至於承早夜之令奉咄嗟之責隨至隨應而勿敢失者則唯一錄司焉故宦遊之士視濟南司錄為劇任心忖莫敢就而有司亦以是難其人以故或以缺或以任不得以常調節也渤海解君安卿以至元二十二年由近侍屬來為是職逮今凡六閱歲上下無造次之失無絲毫之嫌大率君之為治以明察果毅抑強梗靖獄市以寬小民之力以嚴厲信必謹期會赴事功以遵大府之政以周密勤劬伺幾

微審動靜以盡其事上之禮嘻解君可謂理劇之能者
歟今來言曰某不佞既占仕藉亦思有以自奮然求其
所以終免於戾者而不可得今且去夫子能無言乎僕
告之曰子知鏡與劍乎夫鏡鍊之精則明可以走魑魅
然未嘗用其明而人謂之明失劍淬之至則利可以斷
象犀然未嘗用其利而人謂之利今吾子之鏡固已鍊
而劍固已淬矣願吾子晦其明使明益增而無用明之
名保其利使利益銳而無用利之累彼司照鑑事剝割
者於子其寧舍之耶吾見子之明日以顯子之利日以
售無傷缺之患無蠹蝕之虞廓乎有餘矣然吾子之勲
業如級而升高其誰禦之哉二十七年庚寅重陽後三
日劉某序

陽丘尉高君餞行序

蠹生則木不遂螟生則禾不實盜之於民禾之螟木之
蠹也故一縣之制令丞簿主賦政以遂民之生尉主禦
盜以除民之螟與蠹者也螟蠹之不除如民生何尉之

責亦重矣然不幸而非其人則怙威以肆暴飾巧以縱
惡曲構旁延扶痛櫻痂資以自利者比比也翼健卒如
鷹鷂然所至之鄉櫻噬狼籍至鷄犬不得寧民之患之
蓋有甚於螟蠹者矣除螟蠹而甚焉尉之責奚望哉頃
余來陽丘聞高尉文本賢因與之游而得其詳尉儒者
家米空不憂其奉職靜而斷有事則躍馬從數騎裹糧
以行其捕繫計治一質諸理吏卒噤立不敢置一語指
嗾進退惟尉之聽故民不知擾而事以集以是闔境帖
然三年無螟蠹之患嘻高尉可謂能塞其責者矣今將
赴調有司民惜其去則皆咨嗟涕淚願留而不可得乃
胥而祝曰夫善者以賞不善者以罰國制之常而有司
之責也吾尉之往其果可得賞乎若爾則善者益勉而
不善者可以化而改矣吾尉之賞吾人之幸也余於是
蓋知高尉之賢而士大夫之嘗與遊者皆樂為歌詩以
美其行使余為之序

贈安宣尉詩序

至元丙戌某與廣平安居思承同為御史吾二人者仕
同道同齒同而志意又同以是交甚款又因思承得命其
兄今宣慰公于其家公即歡然相接例倒如舊公時在
京領漕運明年為刑曹尚書會夏暑以恩例決諸司囚
某以御史公以秋官實同其事旦夕相從者彌月凡公之
敏毅敏公怒盡於斯得之而情好益密矣又再歲思承
為四川副按察之成都某為御史都司歲餘謝病歸
濟南已而聞公由刑曹宣慰雲翔又聞思承還京為冬
官侍郎今年癸巳夏六月公復以宣慰來山東當治益
都過濟南顧某於陋巷且致思承之問凡與思承別蓋
五年而公則四年矣陳叙契闊甚相樂也明旦公已行
矣乃知公近有充閭之慶則又喜焉而獨恨不得為一
賀也十月公以行部復過濟南見公於皇華驛退以鄙
懷作樂府一篇獻於公以發一笑其亦古人所謂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義也

賈灤州餞行詩序

始予掾秋官燕人賈君允年甫弱冠實同予事異其精
詳雅重愛焉訪諸其人謂君生四年而孤鞠於母氏七
八歲知讀書能事其母益嚴予嘆曰是篤于自立者其
必達乎後予遷省臺或仕或已而君亦仕于上都于吏
部于大農于太原于中書蓋歲月不相從久矣然其聲
之至于予耳者恒殷殷焉其在太原也實居幕賓有
冒以民田畝言宣徽稅外可歲辦米二萬石者宣徽以聞
傳旨政府下太原實其田君曰民既勞弊可動揺乎朝
廷惟弗知耳亟覆聞必免官長縮不敢聞君毅然曰即
有責允身當之不以及公等也卒不敢君則徑疏聞之
事果不行尋又以省檄北土民口十二有萬當分置其

境官食之且置倉府中君曰若爾民轉輸出入祇益勞
耳不若隨其所置倉府便又皆弗敢則又徑聞之又從
之於是太原之人願頂戴君矣入掾中書奉使諭思播
思播從命贐以金帛五千餘緡辭之所偕曰聞此應受
第受之歸自白之可也君曰吾為名耶竟不受而還

予每聞之輒為擊節慨嘆曰此人之所難者渠乃能之
耶庸詎非向予所謂達乎大德已亥冬予自濟南入翰
苑遇君于京師喜與語移日曩聞有加焉已而告予曰
允頃由提舉寶源出知灤州今當奉老母東矣辱先生
舊願得一言而教之可乎予曰嘻子豈予待者然子又
去我矣安得無言乎哉姑即子之所有者而告吾子人
之得名當世而不朽者無他焉忠與孝而已矣吾子以
襁抱之孤卒使慈闈無惟疾之憂而有榮養之樂不既
孝矣乎如太原之剛明不回以一言而脫百姓之患思播
之潔白自持使遠人聳然知朝廷之尊不既忠矣乎
雖然孝無終始而忠有小大蓋所履益大則事益大事
益大故忠益大忠益大則名亦隨之矣灤右挹甸畿左
控海隅大州也所履大矣吾聞其土川陸相錯物饒而
俗龐蓋恒有水旱寇攘之虞而重以徵發供億之煩事
已大矣而皆專於子此豈一幕一使之所可擬哉子能
使子之潔白者礪而恒之子之剛明者擴而宏之以於

諸其事則為忠當益大而名亦益大矣名益大則他日之所履又將有大者焉然則吾子之忠與名猶自下而升高未見已也子其勉之哉吾將觀焉以竟吾之所謂達者云君再拜曰謹如教於是措紳先生聞之皆樂為歌詩以寵其行乃書而為之序

